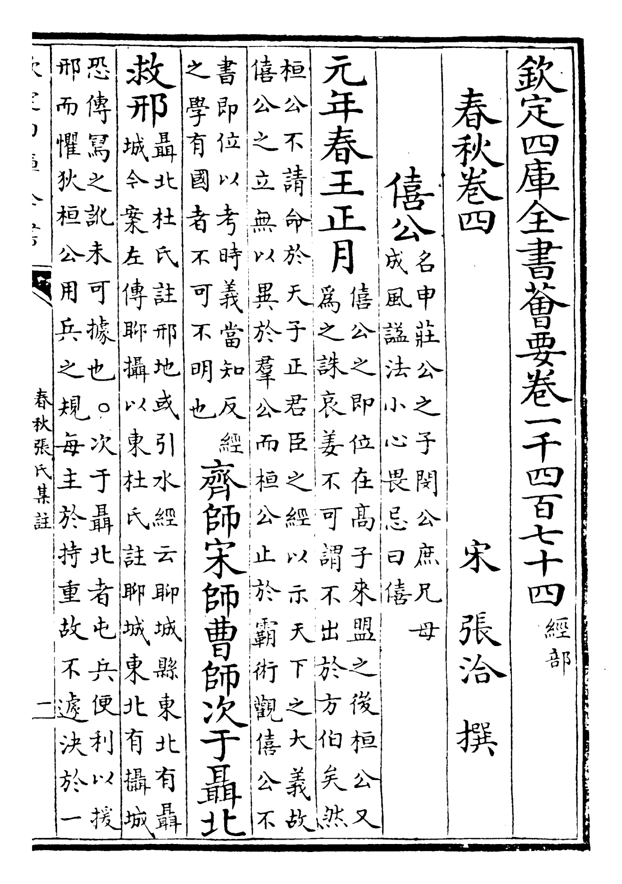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四百七十四　經部

春秋卷四　　宋　張洽　撰

僖公 名申莊公之子閔公庶兄母成風謚法小心畏忌曰僖

元年春王正月 僖公之即位在高子來盟之後桓公又爲之誅哀姜不可謂不出於方伯矣然桓公不請命於天子正君臣之經以示天下之大義故僖公之立無以異於羣公而桓公止於霸術觀僖公不書即位以考時義當知反經之學有國者不可不明也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聶北杜氏註邢地或引水經云聊城縣東北有聶城今案左傳聊攝以東杜氏註聊城東北有攝城恐傳寫之訛未可據也○次于聶北者屯兵便利以援邢而懼狄桓公用兵之規每主於持重故不遽決於一

戰而持久以待之春秋書次雖所以譏其

緩而不書以則予其終有全邢之功也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夷儀公羊作陳儀案輿地廣記河北邢州龍岡縣北一百五十里有夷儀嶺即所遷也○傳諸侯救邢邢人潰出奔師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邢遷如歸此乃因邢之欲遷而遷以定之與前郱鄑郚陽宿之逼遷強取者不同故公羊以此爲出於其意而彼則非其意也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傳邢遷夷儀諸侯城之救患也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案邢雖已遷無力自城諸侯若不城之終未能以自定必遺後患桓公因其既遷命三師爲之板築使之足以守而居之安合於救患分災之禮於此若止書諸侯之師城邢則無以見桓公定邢之美意故再叙三師以見入春秋以來悉力存亡惟有此舉得南仲城朔方仲山甫城東方之遺制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

人以歸以夷齊地。傳哀姜孫于邾齊人取而殺之于夷以其尸歸僖公請而葬之。今案書薨于夷者諱國之惡也言齊人以歸則爲魯誅其辠而以喪歸齊可知矣自文姜弑桓公得逃致辟而淫縱益甚使魯國三四十年間濁亂昏迷卒成再弑其君之禍至此齊桓舉方伯之職慶父哀姜皆誅死不赦然後三綱稍明人倫粗正此縱辠誅惡失得之明驗也

楚人伐鄭荊至是稱楚者蓋荊乃州之名也商頌稱奮伐荊楚則楚亦其國之舊名但自武文以來雖駸駸強盛而未暇正其國之號名故以州稱及熊頵即位令尹子文得政始定改號曰楚以交於中國。案前此獨來聘稱人其侵敗中國皆以州舉自此始稱號稱人則浸強而有陵駕中國之意矣然終齊桓世雖伐滅小國止稱人者以桓之力猶足以制之也及桓沒而宋襄霸然後始列於會盟偃然主諸侯而春秋有以爵書者矣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

邾人于檉檉公羊作打。杜氏註檉陳國陳縣西北有檉城今宛丘縣也。傳謀鄭故也。今案楚人伐鄭桓公不遽救而會諸侯謀之蓋其方强而公謀制楚十全之策也九月公敗邾師于偃偃公羊作纓。偃邾地。方是時楚人陵駕上國公與邾同會于檉以謀之曾未两月僖公遽以詐敗邾師不務睦鄰事霸以僥一時之利足以見僖公無修政刑安中國之志矣其所以免於齊人之討者必以公親至檉而邾以人會也然齊桓新捬存魯國而不稟命擅興師之辠不加之討是爲佚罰亦足以見霸政之不足以一人心它日與曹同伐厲遠役在外而宋人乗虚伐曹有自來矣書敗邾於會檉之後非特著魯僖無保邦之道亦見桓公霸威之不立也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挐酈公羊作犂穀梁作麗。酈魯地。莒人來求歸慶父之賂而以兵至公子友出其不意而敗

諸鄆獲莒子之弟挐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胡氏曰不能諭以辭命使自知其不直以抑止之又用詐謀擒其主將故以友爲主而書敗獲責之備也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案傳齊人殺哀姜以歸其國僖公請而葬之今乃自齊至魯也。臨江劉氏曰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爲貶夫人與於亂齊桓正其辠而討之死不以其正不可以入宗廟然則曷爲不於死焉貶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則上之行乎下也義已矣齊以公義討之而魯以私意請之君子以爲非義是以貶乎其以喪至也。謹案古者兵死者尚不入于兆況得辠於先君見誅於方伯而可以配祖廟秩烝嘗乎故春秋於其喪至而貶之以辠魯僖之不知義也劉氏之說獨爲得之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楚丘衞地今開德府衞南縣是也。案衞滅之後齊桓公立戴

公以盧于漕漕今在滑州之白馬其年戴公卒文公立桓公城楚丘而封之今此書城楚丘葢分板築之役于諸侯而魯往城之也桓公拯救衛人之功至使衛國忘亡而春秋無一辭以美之者桓公雖有存亡繼絶之大德而不免專天子之大權衛雖當封而周室尤不可以不尊故於此畧齊桓之功而止書魯人之往城所以抑霸權而尊王室其義微矣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僖公請之故純用小君禮而書葬也

虞師晉師滅下陽

下公羊穀梁作夏案下陽與上陽為對下陽虢之塞邑在今陝州平陸縣上陽在陝縣虢所都也當從左氏作下陽。虞周太王子仲雍所封其都亦在平陸之地虢文王弟虢叔之後晉成王弟唐叔之後國都在今太原府晉獻公詭諸武公之子也武以曲沃伯篡晉獻公嗣立浸以兵吞噬近地之小國晉與虞虢為鄰自莊公末因虢人侵晉而謀於士蔿以圖虢為務今始與虞伐之葢先以

重賂璧馬間虞虢之交使虞人不知其謀忘輔車相依之勢反道晉以滅下陽下陽者控制虞虢之要地晉取下陽而虞虢舉矣故春秋於此書滅而後皆不書示有國者設險守國之法書虞首兵蓋以爵先晉且如邾之道鄭所以見虞之自取滅亡而深著晉人陰險兼并之詐謀也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黄人盟于貫

貫公羊作貫澤。江在汝南安陽縣今蔡州新息縣之地黄嬴姓國在汝南弋陽縣今光州定城縣也貫今興仁府濟陰縣有貫城。齊桓謀楚先服此二國皆迫近楚之境者所以遠交而孤楚之勢此桓公服楚之規模也惟宋與盟不煩諸侯也

冬十月不雨

穀梁傳不雨者勤雨也今案書此以見魯國上下皆以無雨為憂也止書首時自酉至亥三月皆不雨也

楚人侵鄭

楚自莊三十年楚頵已長殺子元用子文為令尹子文毀家以紓國難兵勢浸強故比年侵伐鄭若非齊桓兩歲之間專以圖

楚為事必未能制之於召陵而執宋公盟諸侯之事不在僖公十九年之後矣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穀梁傳不雨者勤雨也一時言不雨者閔雨也閔雨者有志乎民者也。愚案春秋傳心之要典三時不雨則饑饉荐臻民命阽危此雲漢所以編於詩而去冬及今年春夏之不雨雖記陽亢時災然書法異於文公亦因以著其君尚憂民之憂也

徐人取舒舒令廬州舒城縣。齊桓方霸而不能戢諸侯之吞并小國蓋方謀楚未暇討之亦降鄣遷陽等事有以教之無以令之也。趙氏曰凡得國不書滅者不絕其祀也

六月雨得雨而喜見僖公樂民之樂異於文公之不勤矣所以此書雨而彼不書也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陽穀令東平府須城縣北隋置陽穀縣。○去年盟以定其交矣今歲再會申伐楚之約也。○胡氏曰

諸侯之師同次于陘者桓公之正兵也又令江人黄人各守其境案兵不動以爲八國之援觀伐楚後令江黄伐陳則知之此桓公克敵制勝兵分奇正之謀冬公子友如齊涖盟涖公羊作莅。傳齊侯爲陽穀之會來尋盟公子友如齊涖盟魯侯不至于陽穀而致其上卿以盟之魯宋爲一而列國無不從役矣楚人伐鄭傳楚人伐鄭鄭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弃德不祥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潰者民心離而逃散也蔡自獻舞以來屈服于楚桓公欲討楚而加兵於附楚之蔡先責其以文王之胄而甘心於僭竊之夷蔡衆既潰則威震而兵強故可以遂伐楚也遂伐楚次于陘胡氏曰遂者繼事之詞而有專意。陘楚地杜氏註潁川召陵縣有陘亭今潁昌府郾城縣也。楚

自魯桓二年蔡鄭會鄧已懼其爲中國患又積五十年冨強吞并之力今比年伐鄭氣陵中國所幸齊自桓公入國舉管仲以治民訓兵至此方能率諸侯之師正其辠而討之使其君臣震恐遣使如師可謂有功於中國矣然桓公本無湯武之學而管仲復未嘗有聞於君臣之大義故揆之天吏討辠之法則不奉天子之命未敢正其僭王之辠僅致屈完來師請服受盟然其與屈完觀師恃力驕矜形於辭色遂來方城漢水之對屈完之歸卒踐此言不純屈服時出干紀滅弦救鄭故曾西得以鄙其功烈之卑書遂伐楚以譏其專書次于陘以著其師有節制用能懾懼楚人底定中國免民左衽也

夏許男新臣卒傳言卒于師陸淳以爲非葢召陵地屬潁川潁川今之潁昌府長社縣去許密邇故許男疾而歸也○臨江劉氏曰古者君即位爲椑歲一漆之出疆必載椑卒于師曰師于會曰會正也許男新臣卒非正也所以著許男新臣之爲人君不知命也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召陵在今郾城縣漢之潁川郡召陵縣也屈完楚大夫之名氏也書名氏嘉其服義而進之也來而不書使者春秋待夷狄謹嚴之法雖録屈完名氏以進之若書楚子使屈完則一同於中國君臣之辭矣故書楚屈完來盟以嘉其服義不書楚子使以嚴夷狄之分而伸齊桓方伯之體屈完既至而桓公退師以禮楚與盟以堅其求服之志於是見桓公之待楚進退有禮雖不足以盡王者之義而夫子所謂一正天下民到于今受賜實二百四十年甚盛之舉不得不序其績也

齊人執陳袁濤塗袁左氏作轅案釋文左氏亦作袁云本亦作轅○公羊傳濤塗之辠何辟軍之道也其辟軍之道奈何濤塗謂桓公曰君既服南夷矣何不還師濱海而東服東夷且歸桓公曰諾於是還師濱海而東大陷于沛澤之中顧而執濤塗執者曷爲或稱侯或稱人稱侯而執者伯討也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此

執有辠何以不得爲伯討古者周公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桓公假塗于陳而伐楚則陳人不欲其反由己者師不正故也不脩其師而執濤塗古人之討則不然也

秋及江人黄人伐陳

程子曰齊命也。謹案左氏與公羊所傳表濤塗之辠大同小異如左氏説則齊師終由陳反但怨表濤塗之言耳令案若果由陳鄭而歸則何必魯及江黄伐陳又再勤諸侯之師乎以此考之則知公羊大陷沛澤之説爲信所以桓公怒陳之深至於與諸侯之師伐而又侵也

八月公至自伐楚

師出三時見久役之勞也

葬許穆公。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茲公羊作慈。再侵者陳近於楚伐而未得其成則陳必不服故侵以列國之師待其服而後已觀孟子謂成湯之征伐至於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若時雨降民大悦

則桓公於此懋德多矣況大兵之後復以師出重困諸侯乎兵以憤興則後有當討者應之必怠人亦侮之故楚終不服鄭伯逃盟以至弦不能救而坐視其滅皆怒陳之過致之也故春秋詳書伐侵以著其辠凡孟子之書論湯武之拯民切切於王霸之德力與子路管仲之人品皆述聖人之志明春秋之大旨也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申生獻公之世子公既立爲冢嗣後又嬖驪姬而欲立其子奚齊因外嬖梁五東關嬖五之譖使申生居曲沃士蔿曰大子不得立矣不如逃之爲吳大伯不亦可乎申生弗聽閔之二年公又使申生伐東山皐落氏狐突勸大子行又弗聽及是大子歸胙驪姬毒而獻之公殺大子之傅杜原款或謂大子子辭君必辨焉大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辠曰子盍行乎曰被此名以出人誰納我乃縊于新城○陸淳曰申生有愛父之心而陷父於不義使讒人得志國以大亂誇

所謂小仁大仁之賊也○今案春秋於此斥晉侯而目殺世子者蓋獻公嬖寵庶孽聽讒如流輕世適之重忽社稷之計申生既死而公卒之後奚齊亦被殺徒設此心兩俱弃之致晉亂二十餘年兵敗國破此董仲舒所謂爲人父而蒙首惡之名者即此書法可以考筆削之權衡而示有國之鑑戒矣

杞伯姬來朝其子

伯姬來杜氏以爲寧成風也其子蓋年十餘歲杞伯在而使其子隨母以來也然朝者宗廟朝廷之上諸侯相見之禮公在而使其子行之又使婦人參之著杞伯與僖公之失正也

夏公孫茲如牟

牟見桓公十五年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

公羊穀梁作首戴杜氏註陳留襄邑東南有首鄉襄邑今屬拱州然以爲衛地則非也○王世子惠王之長子鄭也初惠王取陳嬀爲后生子鄭及叔帶愛叔帶欲立之齊桓公以其廢

長立幼將啓亂階遂率諸侯會王世子于首止示天下戴之以爲天王之貳所以尊國本絶亂階也○穀梁氏曰及以會尊之也何尊焉世子云者唯王之貳也桓諸侯也不能朝天子是不臣也王世子子也塊然受諸侯之尊已而立乎其位是不子也桓不臣王世子不子則所善焉何也是則變之正也○程子曰世子王之貳不可與諸侯列世子出諸侯會之故其辭異胡氏因此論世子之班位以葵丘宰周公與王人同列於諸侯之上而不殊以尊之知後世欲次皇太子于三公宰相之下者自天子而言欲屈遠其子示謙德也若夫定上下正分義必用春秋之法使羣臣得伸其敬於王之貳然後貴有常尊而上下辨矣此春秋之書法所以別嫌明微而建諸天地無豪釐之悖者也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無中事而舉諸侯者舉諸侯以明世子不與盟也再稱首止美之大者也此盟蓋會王世子之禮已畢約諸侯以同戴世子尊王室殆亦束牲

載書而不歃血與世子天下之本本不可搖茍適庶之位一亂則善惡各有所宗故君心稍偏欲廢適立庶是爲小人先立宗主而陰長陽消之形見矣方伯者察天下之勢而正救於未亂者故桓公之謀寧周春秋之義舉也穀梁曰盟者不相信也故謹信也不敢以所不信而加之尊者桓公此舉其義既明其禮復正此所以爲一正天下之功而再書首止以美之也

鄭伯逃歸不盟

惠王徇后之意欲易世子故不悅桓公此舉使周公謂鄭伯曰吾撫汝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鄭伯喜於王命而懼不朝於齊欲逃歸孔叔止之曰國君不可以輕輕則失親失親患必至不聽逃其師而歸○桓公之舉天下之公義也惠王之命一人之私心也逃者匹夫之事也鄭伯背公徇私違弃衆善行同匹夫故書逃歸不盟以深罪之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杜氏註弦國在弋陽軑縣東南任公輔曰地譜光州光山縣故弦國黃地已見二年○傳

楚鬭穀於菟滅弦弦子奔黄於是江黄道栢方睦於齊皆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亡鬭穀於菟楚之名大夫也輔楚顓以當齊桓雖外受盟于召陵而內懷負固之心至此窺見王懷愛叔帶之意而不恱桓公此舉遂因王間鄭而親帥師滅弦書人皐之也弦子書奔不服於楚而逃去之不名以爲尚可望以興復其國故不絕也至於忘宗社事仇讎然後名之名之乃絕之也黄弦同壤而黄受弦子之奔楚之滅黄亦自此始矣然桓公不能救弦以啓救鄭圍許之紛紛蓋楚之滅弦已出於迅雷不及掩耳之計矣公於此時因弦子之奔而率諸侯以討楚復弦豈不足以立中國之威而制楚之横與故詳書以皐桓公之失此幾會也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冬晉人執虞公虞稱公嘗爲天子之三公也啖氏曰春秋時以強暴弱故執諸侯皆稱人亂辭也。傳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

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玩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虞虢之謂也弗聽許晉使八月晉侯圍上陽十二月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易稱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葢國者先祖所傳而世守之下陽二國之門户虞虢所恃不可失也一失其險則是自徹門户坐待束縛令虞公貪璧馬之近貨忘家國之將絶而以國之所恃資敵故書滅下陽於前而書晉人執虞公於後則晉獻無道絶滅虢叔虞仲之祀與夫虞公之自取亡滅片言具見所以戒後世者可謂深切著明矣

六年春王正月。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新城傳曰新密杜氏以為榮陽密縣今屬鄭州討去年逃首止之盟也。胡氏曰以霸主諸侯之力圍新造之邑圍而不舉有遺力者矣葢桓公欲待其自服也

秋楚人圍許諸侯

遂救許圍許之役蓋攻其所必救以解新城之圍也釋鄭而救許所以抑暴而救患此見桓公之急於義也故書遂以予之冬公至自伐鄭師出三時

七年春齊人伐鄭鄭未服故復伐齊力足以制之不煩諸侯也夏小邾子來朝公羊作小邾婁子後同○杜氏註郳犂來始得王命而來朝也邾之別封故曰小邾二邾皆曹姓

鄭殺其大夫申侯傳載陳轅濤塗譖申侯之事蓋未可信而言申侯申出自楚奔鄭理或有之惟申侯不忘故國所以道鄭伯背霸從楚以啓霸主討鄭而致殺身之禍與秋七月公會齊侯

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穀梁作寧母寧甯音通甯母魯地杜氏註高平方與縣有泥母亭音如甯○案陸氏纂例公穀無鄭世子華云左氏有之誤加之也今公穀皆有姑

存之。傳言齊侯因管仲之言而修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又不受鄭世子爲内臣之請以見管仲之於桓公正救多矣

曹伯班卒班公羊作般古通用公子友如齊。冬葬曹昭公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洮曹地。公羊傳王人者何微者也曷爲序乎諸侯之上先王命也。愚案齊桓雖主會而先王人足以訓矣而使之與諸侯之盟非所以示尊尊也。胡氏曰春秋之法内臣以私事出朝者直書曰來以私好出聘者不稱使以私情出計者止録名不以其貴故尊之也以王命行者雖下士之微序乎方伯之上不以其賤故輕之也可以觀春秋尊君之義矣

鄭伯乞盟鄭伯欲與於盟而不可得

桓公以首止之逃外之也亦足以見霸權之重而可以使鄭伯之自反矣

夏狄伐晉

襄陵許氏曰晉恃強且遠不與齊合是以狄得侮之

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

禮不王不禘禘者祭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非魯之所得用于大廟大廟周公廟也此當書有事于大廟而曰禘于大廟者以見禘之非禮論語所謂自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而記禮者又以爲夫子嘗與子游言之以魯之郊禘爲非禮蓋異於杞宋有天子之事守此書禘而不書大事之意也穀梁傳用者不宜用者也致者不宜致者也言夫人必以其氏姓言夫人而不以氏姓非夫人也立妾之辭也劉向以爲成風而唐啖趙本朝劉氏孫氏胡氏皆從之劉氏胡氏之說詳矣范甯所謂夫人者正嫡之稱謂非尊妾之嘉號以妾體君則上下無別欲尊其母實卑其父此言明白得春秋之旨者也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惠王也不書葬

魯不會

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御説卒 御公穀作禦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宰冢宰周公名孔王之三公食采於周扶風雍縣東北周城是葵丘杜氏註宋地陳留外黃縣東有葵丘今開封雍丘縣也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穀梁氏譏其背殯出會以為無哀蓋非有金革至急之事喪僅踰時豈可出乎然比之以嘉禮行而稱爵者雖同非禮亦孟子所謂百步五十步之間耳宰周公天子之為政者不殊會之宰權雖重非世子貴有常尊之可比也傳曰會于葵丘尋盟且修好也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桓公之會盛於此矣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內女也公羊氏曰婦人許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言不以殤

降也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書諸侯宰孔先歸不與盟也其義與首止同盟之載書詳載孟子其一命之詞三綱所繫盖修身正家之要自此以下尊賢敬臣子民柔遠人懷諸侯之意略備故穀梁氏曰陳牲而不歃讀書加于牲上壹明天子之禁其提挈綱領以正率人盖春秋之所未有故於此再書葵丘以美之雖然大學之道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桓公於易樹子以妾為妻之禁終不免躬自犯之則何以令諸侯固無以正天下矣況道不足以治心諸侯方服而驕公羊氏以為震而矜之叛者九國左氏亦記宰孔遇晉侯如會而謂之曰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遂止晉侯之行盖本源不正而驕吝形其視夫諸侯大會而作誥謂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以謹造邦匪彝慆淫之戒者何翅霄壤之殊哉聖人道大德宏以齊桓霸功積累至此而成是以姑掩其不足而叙其美也

甲戌晉侯

佹諸卒左氏作甲子不應甲子在戊辰後合從公羊作甲戌佹公穀作詭晉獻公也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殺公羊作弒○傳晉獻公卒里克丕鄭欲納文公故以三公子之徒作亂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冬里克殺奚齊于次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穀梁氏曰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不正其殺申生而立之也胡氏論不子之説詳明可以爲穀梁之義疏○愚案奚齊謂之其君之子以晉獻公殺適立庶而奪之也齊舍未踰年而謂之君以舍之正而與之也或抑或揚得是非之公可以觀矣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莊公十三年柯之盟魯已服齊雖莊公因婚姻一再如齊自此

魯不朝齊者幾二十年蓋桓公霸業未成不責諸侯以朝禮也今僖公始朝齊見於葵丘之後霸體漸肆諸侯不朝天子而朝霸主自是始矣

狄滅温温子奔衛温今孟州温縣本周畿內國成王時司寇蘇忿生之邑。傳蘇子叛王即狄又不能於狄狄人伐之王不救故滅此見王靈不振畿內諸侯狄得滅之此天王出居鄭之權輿也

晉里克弒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卓公羊作卓子

。案外傳驪姬將殺申生而難太子之傳里克謀於優施飲里克酒爲烏烏集枯之歌以感動里克里克欲中立以免難稱疾不朝驪姬遂得以成其殺申生之謀及獻公卒乃殺奚齊卓子而欲納重耳聖人以里克當申生未死之前不能以死正諫而中立以求免坐視太子之無罪而死以成驪姬讒賊之謀及其終也逆獻公之遺命而弒二君夫奚齊卓子雖庶孽而有先君之命以立乎其位則固里克之君也君臣之分已定而犯上作

亂如此故正名其弑君而荀息不失信於君得以死節書此其定辠所以爲輕重之權衡非聖人莫能修之也荀息書及著其節也書大夫不失其官也

夏齊侯許男里克荀息之得失予奪胡氏論之詳矣

伐北戎北戎山戎也薛氏曰當是時患有大於戎者狄及晉楚是也晉滅虢滅虞狄嘗入衛逼邢前年伐晉近又滅溫召陵之後楚滅弦圍許豈可置而不圖捨強圖弱守衛果如是乎所謂不務德而勤遠略汎許方患楚而毆以伐戎非用人之道也

晉殺其大夫里克里克再弑其君而其誅不以討賊之辭言之蓋里克在獻公父子則爲賊而惠公幸奚齊卓子之死而得立初未嘗有討里克之心獨以其志在重耳而不在已懼其又將以已爲奚齊卓子是以殺之蓋其事與專殺大夫無以異固不得以討賊之辭書之也○穀梁傳里克所爲弑者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乎故殺之不以其辠也

秋七月○冬大

雨雪公羊作雹

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丕鄭父傳晉惠公使丕鄭聘于秦且謝緩賂鄭言於秦伯曰呂甥郤稱冀芮實爲不從若重問以召之臣出晉君君納重耳蔑不濟矣秦伯使泠至報問且召三子郤芮曰幣重言甘誘我也遂殺丕鄭及里丕之黨○案惠公志於得國而無人君之度外則失信於秦內則忌克多殺故丕鄭雖有私謀貳心而春秋以累上之辭書之也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陽穀齊地○男女無別則瀆亂生諸侯會霸主而婦人與焉君臣之大義夷夏之大計凡所當講者必有所不及而般樂瀆亂淫浸日長宜桓公自是以往黃亡不救徐救不力女寵盛行霸業遂衰而魯僖之怠弃國政亦自此始矣可不戒哉秋八月大雩旱也穀梁傳雩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

冬楚人伐黄中國夷狄之勢相爲消長而未有不原於心故曰毋怠毋荒四夷來王桓公怠荒之心見於陽穀之會矣楚人已占之於江漢之間而遂興伐黄之師也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不書朔失之夏楚人滅黄書滅著夷狄之强中國不救而黄君死於其位公羊所謂亡國之善辭上下之同力者也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公羊作處臼

十有三年春狄侵衛楚既滅黄而莫之恤狄侵衛之師所以肆行也夏四月葬陳宣公○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杜氏註東郡濮陽縣東南有鹹城衛地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子帶之難也秋九月大雩○

冬公子友如齊陽穀寗毋及鹹之會其後公子友皆如齊蓋代楚服鄭城緣陵之事魯皆同之足以見友專魯政也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杜氏註杞邑漢書地理志北海營陵臣瓚曰春秋謂之緣陵今濰州昌樂縣○傳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蓋避淮夷而遷之於緣陵其事蓋與楚丘同而當是時齊桓拯救諸夏之志怠矣故經書詳不如城邢略不如楚丘亦輕重之權衡也

夏六月

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鄫穀梁作繒後同鄫國禹後姒姓漢屬東海郡晉屬琅邪今在沂州承縣東北有鄫故城又有鄫山○季姬不繫國是未適人也而與鄫子遇於防蓋僖公鍾愛其女使自擇配其失父道而不謹於男女之別甚矣鄫子與季姬遇聽其使而朝魯使來請已夫婦之

始而不正如此書之所以記僖公之不父鄫子之不夫非所謂永終知敝者也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鹿漢書元后傳作麓○公羊曰河上之邑穀梁曰林屬於山為麓沙山名也詩所謂高岸為谷者謂是類也此晉邑也不言晉劉氏曰山不可以繫國古者名山大澤不以封諸侯守之

狄侵鄭

狄數犯畿内之諸侯而齊桓不能治自入衛伐邢滅温而至此霸圖弱而王室卑諸國受禍著齊桓之怠也

冬蔡侯肸卒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至此始純用五年一朝之制同於事天子之禮矣

楚人伐徐

傳曰徐即諸夏故也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

牡丘齊地齊語曰築五鹿中牟蓋與牡丘以衛諸夏之地註云

四塞諸夏之關也地譜云與匡近○葵丘之盟諸侯既聽命矣此爲楚人伐徐而合諸侯即驅之討楚救徐可也又從而盟之諸侯不一故也人心已一而復貳非伯主救災恤患之心怠而人始懈乎君子屢盟亂是用長此心之盛衰霸業之所從而盛衰也故特書盟于牡丘而霸主諸侯之心皆疑不足以保徐斷可知矣

遂次于匡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匡衛地今開封府長垣縣西南。何氏曰言次者譏諸侯緩於仁恩既約救徐而生事次止不自往遣大夫往卒不能解也。胡氏曰徐在山東與齊密邇楚都于郢距此遠矣今楚肆其憑陵暴橫而桓公之救特勉強不得已而應之耳書此所以著其德衰誠息而攘夷安夏之志怠也

夏五月日有食之

不書朔與日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厲今隨州隨縣在徐楚之閒攻楚之必救以解徐也○謹案兵法攻所必救謂

之奇兵然繼此楚敗徐于婁林則厲在所不必救明年而後不克救而還正所謂未聞攻之久者況同盟不同心而宋已伐同役之曹乎

八月螽公羊作螺九月公至自會暴師三時不能救徐大無功也

季姬歸于鄫解見上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震為雷凡霆擊之怒皆震之發也夷伯展氏之祖父夷謚伯字大夫卒則書謚字○正蒙曰凡陰氣凝聚陽在内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霆不善之積蓋亦如此傳言展氏有隱慝故程子以為夷伯之廟震而言震夷伯之廟天應之也然天之怒擊每在於惡稔而人誅不加之後故春秋書震者惟此事耳詩云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君子知天之日監而畏其威如此所以事天也

冬宋人伐曹傳曰討舊怨也莊十四年曹嘗從齊桓伐宋宋至今憾之今諸侯始貳曹方有王事而襄公乘虛伐之尚

可繼桓而圖霸乎故永嘉薛氏以爲伐厲而宋人內叛此則桓德之衰襄志之私皆可見矣

楚人敗徐于婁林婁林杜氏註下邳僮縣東南有婁亭今在泗州臨淮縣○書以見楚兵之獨勝而救徐之威不立伐厲之謀無補也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韓後爲韓國今同州韓城縣○秦晉之曲直左氏載之詳矣秦三施而晉無報所以秦伐晉而不書又以晉主是戰也韓簡亦言師少於我鬭士倍我蓋秦直故勇晉曲故老晉惠公背惠蔑施以虛氣抗秦所以師敗身執而大辱國也不言晉師敗績君重於師也胡氏論之詳矣秦舍晉君於外已而歸諸晉所以不言以歸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隕公羊作霣○傳隕星也○程子曰自空凝結而墜也不言石隕而言隕石是天應之

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

鷁𣪠梁作鶂。是月言非戊申且失其日也鷁水鳥也宋都令應天府宋來告故書。程子曰退飛倒逆飛也必有氣驅之。此二事皆記異也星隕爲石不祥也鷁退飛不順也宋襄欲圖霸而無其德故天出怪異以警懼之卒之五年被執六年兵敗天之示人顯矣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書季友葢公子友以立僖公之功生而賜之氏俾世其卿也故特書其氏以著待大臣不以禮法爲陰始凝之戒

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

內女出嫁者紀伯姬叔姬宋共姬皆書其葬獨鄫季姬杞伯姬不書葬杞伯姬以出不書。胡氏曰僖公鍾愛季姬使自擇配季姬不能自克以禮恃愛而行雖書其卒因奪其葬所以謹夫婦正人倫明王教也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

淮杜氏曰

臨淮郡左右案臨淮郡後漢下邳國今泗州○傳會于淮謀鄫且東略也城鄫役人病有夜登丘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

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英氏臯陶後之封楚之與國也○傳齊爲徐伐英氏以報婁林之役也以此見桓公之興師末矣

夏滅項項國子爵漢屬汝南今陳州項城縣○案傳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爲討而止公○程子曰滅人之國辠惡大矣在君則當諱故魯滅國書取今項之滅君在會季孫所爲也故不諱於此見聖人文理密察亦所以示人五刑五用必審其人然後當辠也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卞魯地今在襲慶府泗水縣○傳聲姜以公故會齊侯于卞○今案大臣滅項而止僖公刑已偏頗又遠會婦人于魯地此管仲既亡桓公志荒之政也

九

月公至自會傳九月公至書曰至自會猶有諸侯之事焉且諱之也○今案諱之者以為國惡也公會諸侯而大臣滅人之國得辠於伯主其身見執反國不討無政刑矣故謹致之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東萊吕氏曰桓公雖能用管仲攘夷狄伯諸侯有一正天下之功然仲本無正心誠意格君之學徒急於一時之功利卒致五子之亂其所以有始無終者家法不正也管仲且有三歸之失豈能正其君哉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公羊宋公下有會字○傳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無虧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商人

以爲大子易牙有寵於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亦有寵公許之立無虧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内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襄公以諸侯伐齊三月齊人殺無虧○今案長幼有定分桓公管仲不能自制其尊卑正否之辨而輕屬幼少以爲亂階齊之君臣既失其制命之義矣今桓公未葬長子既立宋襄不能從冝因勢順其少長以撫定之使得以終桓公之喪乃成桓之私意帥四國之諸侯奉少奪長大亂齊國春秋書宋公以爲戎首深罪之也○臨江劉氏曰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何以不曰納公子昭于齊不與納也曷爲不與納公子昭非正也

夏師救齊

穀梁傳善救齊也

五月

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

傳齊人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夏五月宋敗齊師于甗立孝公而還○泰山孫氏曰春秋伐者爲客受伐者爲主今以宋主齊不

與宋襄伐齊也宋襄伐人之喪擅易人之主其辠大矣○程氏傳書敗績責齊臣也

狄救齊

常山劉氏曰齊新有喪而諸侯加兵不道如此狄乃能行義以兵救之聖人哀中國無王諸侯怙亂滅義夷狄之不若也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杜氏註十一月而葬亂故也八月無丁亥日誤○桓公自入國以來急於功利志於富彊其處已待人皆不以正心正家為務肉未及寒而庶孽爭國宋伐其喪冢子見殺國幾於亡足以見霸者功烈之卑聖門不道之實矣

冬邢人狄人伐衛

邢黨狄以伐衛然論其曲直則衛之忘恩背霸以伐喪奪長宜得聲辠致討之師故人狄以進之見聖人辠衛之深也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高郵孫氏曰齊桓之歿江黄之遠猶欽社聽命而滕自幽盟之後未嘗列於衣裳之會今又不能尊事大國以取執辱故書名辠之宋公藉齊

桓之後非有德義以服諸侯肆已之強一會虐二君非伯討也故書人以貶之春秋不以不正治人所以人宋而名滕子也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

宋公公羊作宋人○曹南者曹之南也二國稱人蓋亦效桓公北杏之會使大夫聽命也一年之間使邾執鄫子不以德令曹人不服以師圍之圖霸之始無以服人心矣

鄫子會盟于邾己酉邾人執鄫子用之

傳以爲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劉氏以爲不然曰鄫子爲季姬所使而朝魯春秋尚書使鄫子來朝豈宋公可使之用鄫子而不書乎○今案蓋鄫子會曹南之盟而後期宋公使邾執之邾鄫世仇因附勢而肆虐用之惡也觀後日戕鄫子亦出於邾則邾之虐鄫必自用鄫而天子方伯不誅所以復出爲惡與何休以爲鄫本許嫁季姬於邾季姬淫泆使鄫子請已因此二國交忿臨江劉氏亦信其説未知然否

秋宋

人圍曹討不服也夫近者說遠者來齊桓之霸屈意去忿盟魯平宋以致諸侯先近故也今襄公欲圖諸侯近於宋者莫如曹滕滕既執矣曹方與盟已而復叛不從子魚內省德之言而亟事干戈故胡氏以爲欲速見小利之過宜其不遂霸也

衛人伐邢衛不自省其從宋伐喪之罪而以報復爲事皐之也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公羊會上有公字以諸侯皆稱人考之當從左氏穀梁○傳陳穆公請修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故盟于齊○今案地以齊盟于齊之國部齊亦與盟也楚欲得志於中國久矣齊桓討而擯之其從桓志稍衰滅黄敗徐駸駸抗衡然尚有所懼也桓公既沒宋襄欲圖霸而諸侯不服故楚假不忘桓德之說求參與中國之盟會而行其志陳蔡及鄭近楚而素降服者故先受其謀齊孝公親見其父極力擯楚僖公又號爲荆舒是懲者亦聽其甘言忘桓公討伐之志遂納之國都而與

盟不知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遂因是以行其志於中國明年爲鹿上之盟及盂之會因執宋公故春秋諱魯而人諸侯以謹楚人與盟之始也

梁亡

梁嬴姓國伯爵虞伯翳之後梁地今屬同州韓城縣○梁伯內則沈湎酒色心昏而出惡政外則好土功而輕民力亟城而不處民罷而不堪則曰某寇將至乃溝公宮民懼而潰秦遂取梁蓋其國之亡本自內作如魚之爛外未見而內先潰矣春秋變法以書諸侯自取滅亡者有二晉人執虞公猶言兵已加於頸而不自知也梁亡言國自亡而不之覺也此胡氏所謂如化工之賦形而異於畫筆之肖像者也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

杜氏註魯城南門也本名稷門僖公更高大之今猶不與諸門同改名高門○穀梁氏曰作爲也有加其度也言新有故也非作也○愚謂凡春秋之書工役皆所以重民力謹興

作也南門如不可不作則當與泮宮閟宮同不書矣今南門特書新作正閟子所謂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者故特書以示譏也

夏郜子來朝郜姬姓國後漢志濟陰成武北有郜城

五月乙巳西宮災薛氏曰西宮魯之貳室也

鄭人入滑傳滑人叛鄭而服於衞鄭公子士洩堵寇帥師入滑○案鄭入滑何以書記天王出居鄭之始釁也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傳爲邢謀衞難也於是衞方病邢○書狄例以國稱而同之於齊稱人之列者昔宋伐齊喪而狄能救之令衞欲滅邢而狄謀存之從中國以救災恤患非夷狄之事故人以進之人狄則皐衞之意明矣是足以見聖人仁天下之公心也

冬楚人伐隨傳隨以漢東諸侯叛楚冬楚鬭穀於菟伐隨取成而還○愚案楚力方彊隨欲復漢東諸侯於中國而德不足以勝之此其所以召兵而自屈也左氏皐其不量力未若孟子師文王之論

二十有一年春狄侵衛因邢之盟也孝公不能嗣父之業楚狄皆因之以爲中國患此齊邢之盟所以兩書而邢衛並受其禍也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杜氏註鹿上宋地汝陰有原鹿縣宋主盟故在齊楚上。傳宋爲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楚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初襄公欲合諸侯臧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今案霸中國者宋之欲也亂中國者楚之欲也欲霸中國而求之於夷狄亂常之楚與之同盟此春秋所以列序而人之以著襄公之自取敗辱也夏大旱。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執宋公以伐宋盂公羊作霍穀梁作雩。傳諸侯會宋公于盂子魚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公羊傳宋公與楚子期以乘車之會公子目夷諫曰楚

夷國也強而無義請以兵車往會宋公曰不可吾與之約以乘車之會自我為之自我墮之不可楚人果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愚案孔子相定公會齊侯此會中國也猶以文事不可無武備請司馬以行以楚之夷而可信其詐偽之約乎徒出會之是輕以其身涸於虎狼之羣也不免宜矣陳蔡鄭許曹皆中國也蠻夷執會主而無一人伸義以正其曲直之分豈非自同於夷狄之類乎故以諸侯同執為文亦以辠襄公非但不能識楚人譎詐之心且無以知五國之不同心而輕為是會也愎諫求欲以及於禍所謂愚而好自用者宋襄之謂與

冬公伐邾為邾滅須句故楚人使宜申來獻捷來魯獻捷者僖公雖不與於盂之會而魯為中國之大邦楚方求駕中國故假宋捷以威魯也楚子稱人貶其詐以執宋公也上書諸侯執宋公而此書楚獻捷足以明楚之執矣逞其詐力而誇示於我僖公不能拒絕而受其使命待以賓禮特書來獻

而不言宋爲內諱也盂之會諸侯以同執示貶宜申之來魯以受捷諱惡或抑或揚婉而成章此之謂也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薄任氏曰史記作亳漢山陽薄縣湯所都也案地譜拱州考城漢薄縣即湯都古字通用。宋與楚本無怨隙特以襄公不勝其求諸侯之欲而請於楚楚反以詐執之諸侯若能使宋人征繕而修文告之辭明宋之直正楚之辠則楚人當義愧情屈而歸宋公之不暇矣今僖公脅於獻捷之威而不知明自反而縮之義伸中國之正理反與五國爲會求盟於楚以請宋公而後得釋正中楚人之詭計春秋不書會楚子而曰會諸侯亦不書宋公歸自楚而曰釋宋公蓋其執其釋皆制於夷而聖人務全中國之體故諱之而書曰公會諸侯于薄釋宋公諱之者蓋以爲中國之大恥而辠魯與諸侯之無能爲也

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句公羊作朐後同。須句今東平府須城縣。

傳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成風為之言於公春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令案僖公非有崇明祀保小寡之公心而徒徇母之私意故此役之舉無以服邾而致升陘之寇春秋書之亦不異於他日之伐取也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傳鄭伯如楚夏宋公伐鄭子魚曰所謂禍在此矣　令案襄公嘗困於楚矣疾疢雖甚而德慧術智未有以增益其所不能穀梁氏所謂不能反其知以治人過而不改而又甚之者也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

傳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詩云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況我小國乎弗聽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

曹縣諸魚門。今案書及公戰也不言敗諱恥也存心苟公臨事必懼觀此則知春取須句非有存亡繼絶之公心審矣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傳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弗聽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勍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雖及胡耇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愚謂觀春秋以襄公主是戰則知聖人皐其愎諫求欲昧大義而徇小節以取敗國殄民自及其身之禍楚子救鄭而不言救又貶稱人惡夷狄也

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緡穀梁作閔後同。漢志山陽郡東緡縣春秋時作緡今濟州金鄉縣是。十八年宋伐齊納孝公也齊侯忘宋襄納己之德而修伐宋之舊怨因宋襄敗于泓而圍其邑穀梁傳所謂不正其以惡報惡也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茲公羊作慈。傳傷於泓故也。愚謂僖公已有志於附楚忘盟薄之信故不會宋襄之葬秋楚人伐陳傳楚成得臣帥師伐陳以其貳於宋也遂取焦夷城頓而還子文以爲之功使爲令尹成得臣子玉也成得臣敢於猾夏而闘穀於菟賞以貴仕春秋稱人之意可見矣冬十有一月杞子卒杞成公也杞夏之後周之三恪桓公之世稱侯及朝莊公稱伯微弱故也今稱子者傳以爲杞夷也夷而稱子所謂中國諸侯而用夷禮則夷之者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夏狄伐鄭二十年鄭人入滑滑人聽命從又即衛鄭又伐之王使為之請鄭怨王與衛滑不聽王命而執王使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鄭懿親也狄聾昧頑嚚之姦也今天子不忍小忿弃鄭親以從諸姦無乃不可乎襄王弗聽使頹叔桃子出狄師夏狄伐鄭取櫟。襄陵許氏曰鄭執王使是無王也王啓狄師是無中國也天下何恃不亂近世如唐晉資夷狄之力以定中國蓋不講於春秋戒襄王之所以出也

秋七月。冬天王出居于鄭傳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為后富辰諫曰狄固貪惏王又啓之女德無極婦怨無終狄必為患王又弗聽初王子帶有寵於惠后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帶奔齊王復之又通於隗氏王替隗氏頹叔桃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大叔以狄師攻王王御士將禦之王曰先后其謂我何寧使諸侯圖之王遂出及坎欿國人納之秋頹叔桃子復

奉帶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獲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王出適鄭處于氾帶以隗氏居溫○今案鄭非王居而言居于鄭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也然王之失德自我致寇故自周無書出者而特書出居于鄭如王者無敵而書王師敗績于茅戎皆言其自取之以見天難忱斯不易維王不可以不戒也

晉侯夷吾卒

案傳晉惠公以二十三年九月卒其子圉懷公嗣立今年正月秦伯納文公重耳二月入于曲沃使殺懷公于高梁不書皆不告也杜預以為文公定位而後告惠公喪春秋據諸侯策書赴告而作經徐邈論之詳矣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初衛文公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我請昆弟仕焉乃往得仕春衛人伐邢二禮從國子巡城掖以赴外殺之正月丙午滅邢禮至為銘曰余掖殺國子莫余敢止邢周公之胤也聖人以興滅繼絕為心而甚惡不仁而滅絕宗祀者至

於同所自出不知相保而肆强以絶滅之又使其臣爲譎詐之事行盜賊傾覆之計天理所不容故名之同於楚子虔之誘殺也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宋蕩伯姬來逆婦

伯姬魯女而爲蕩氏之婦者也逆婦不書蕩氏使姑來魯逆婦非禮也諸侯嫁女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公之自主之亦非禮也兩譏之○臨江劉氏曰內女雖親體不敵則不書於策所以尊君也今君失其禮以爰易典主大夫之昏是卑朝廷而慢宗廟非安上治民之節也

宋殺其大夫

義見曹殺其大夫註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頓姬姓國杜氏註汝陰南頓縣今屬陳州○頓子迫於陳而不能有其國故楚圍陳然後能納之聖人書此見中國諸侯不能恤小國而定其位反使夷狄行其義閔中國之無霸也

葬衛文公○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

于洮洮魯地衛成公稱子喪未踰年也莒慶不氏未命也○傳衛人平莒于我盟于洮脩文公之好且及莒平也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速公羊作遬○向見莒人入向註十二月己盟今又屢盟所以致齊之討也齊人侵我西鄙傳討是二盟也公追齊師至酅弗及酅公穀作巂○杜氏註濟北穀城縣西有地名酅下後漢屬東郡今屬東平府東阿縣穀梁傳弗及內辭也可以及而不敢及○臨江劉氏曰所謂弗及者非弗能及也弗敢及也寇至不能禦追又不敢及非爲民父母之道舉百姓而弃之也夏齊人伐我北鄙傳齊孝公伐我北鄙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于展禽齊侯言室如懸罄野無青草魯人恐乎對以恃周公

大公之盟誓齊侯乃還春秋以其爭盟而侵伐亟舉故人之

衛人伐齊二盟乃衛人平莒于我故爲魯伐之

公子遂如楚乞師傳東門襄仲臧文仲如楚乞師臧孫見子玉而道之伐齊宋以其不臣也○愚嘗論之僖公初年頗有意於治國務農閔雨國以殷富詩春秋可見也中年以來漸肆荒怠初附齊桓浸失政於大臣滅項取邾齊桓既沒不及閒暇修明政刑民事既荒國備不立齊人再伐已不能支而遠乞師乞師於夷狄以刷其恥孔子辠臧文仲竊位蓋爲人臣謀國而從公子遂遠借兵於強夷此春秋特書如楚乞師深辠爲國之無謀也使其立展禽以爲政所以輔僖公者必有道矣何至乞楚師以伐齊哉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夔令之歸州秭歸及興平縣皆有夔子城公羊作隗非是○傳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楚人讓之對曰我先王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于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楚成得臣帥師

滅夔以夔子歸○臨江劉氏曰楚祖鬻熊夔祖熊摯諸侯之祀不過其祖是夔於祀典不得祀祝融與鬻熊也而楚反以是責而滅之貪而不義楚辠大矣故夔子不名所以黜楚而伸夔也

冬楚人伐宋圍緡傳宋以其善於晉侯也叛楚即晉冬楚令尹子玉司馬子西帥師伐宋圍緡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書以義見桓十四年楚師而魯君以之楚以其衆付魯使自用之以伐齊也伐霸主之後用夷狄之兵僖公之免可謂幸矣

公至自伐齊親夷狄伐鄰國特書至危之也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杞書子見二十三年註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傳齊孝公卒有齊怨不廢喪紀禮也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傳入杞責無禮也○愚謂人方來朝而帥師入之以怨報德此所謂

欲加之辠何患無辭者也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傳楚子及諸侯圍宋○穀梁傳楚人者楚子也其曰人何也人楚子所以人諸侯不正其信夷狄而伐中國也○趙氏曰四國中夷狄之威屈中國之義書曰楚人則陳蔡鄭許從之之辠昭然可見矣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詩頌僖公戎狄是膺荆舒是懲而春秋書公會諸侯盟于薄于宋皆楚子為會主也膺狄懲荆從齊桓也會楚虐齊宋僖公親之也然猶曰會諸侯不曰會楚使公從夷狄之辠必待考而後見聖人之忠厚春秋之微婉桀可見矣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傳宋公使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春秋晉侯將

伐曹假道于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侵曹伐衛取五鹿晉侯齊侯盟于斂盂衛侯請盟晉人弗許○今案報施救患取威定霸者文公君臣之規模也故先侵曹伐衛若以大義興師則當先乞師伐齊從楚圍宋之辠而魯與陳蔡所宜首加討伐曹衛之新附豈侵伐所當先哉況昵齊與盟而不許衛請足以見其志止在恩怨之分明而諸侯之有辠無辠初未甞問也此其志之私且狹又在齊桓之下矣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傳公懼於晉殺子叢以說焉謂楚人曰不卒戍也子叢買字○今案懼於晉而殺公子買者其實也謂不卒戍而刺之者以解於楚也蓋戍衛者楚命也魯衛本兄弟之國若推至公之心俾買往戍之則買之不卒戍可誅然其名如此而其情則不然書之之詳所以見其辭之不直而情之甚私買之死實非其辠不止於專殺大夫而已也

楚人救衛

衛服罪請盟文公不許懷報怨之意不聽衛侯之改過自

新失霸主寬洪之德故春秋與夷狄以恤患之名罪晉文之忌克也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傳晉侯圍曹聽輿人之謀稱舍於墓曹人兇懼因其兇也而攻之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覊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令無入僖負覊之宮而免其族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杜氏註執諸侯當以歸京師晉欲怒楚使戰故以與宋所謂譎而不正○愚案自晉侯侵曹至此皆春秋著文公致楚與戰之由也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齊桓之伐楚致屈完于召陵楚未大創也故次年即滅弦救鄭終桓公之霸楚爲患

而不能制文公欲霸天下以爲楚不大創不足以定霸故欲戰而勝楚以取威而後霸業定當是時楚爲齊宋二國之患救之宜也然文公出亡之時見禮於齊宋二國而過衛與曹皆不禮而見辱故其救患之心止在於報施曹衛二國負不禮之辠而與楚非如魯與陳蔡有附楚圍伐中國之辠也文公欲虐曹衛以報怨且致楚與戰以取威乃不許衛盟使衛出其君執曹伯以快宋人之心因激楚人之怒而使之不得不戰以取一勝之功其救患取威皆譎而不正之事雖楚自是大創而行不義殺不辜亦已多矣故賤楚而稱人以夷狄之書晉侯主是戰誅文公之心也

楚殺其大夫得臣

楚子使得臣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人之情僞盡知之矣天之所置不可廢也得臣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既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及連穀而死今稱國以殺者楚子自得臣

伐陳立爲令尹授以兵柄令其圍陳圍宋所以道之無非猾夏狃勝之事故雖知晉之不可敵而不能使之退師況得臣之剛而無禮方且恨其君不殺晉公子以致此而輕視文公志在狃勝豈一日之言所能號令之哉師敗而不能自反其平日求勝無厭之皐方且責其無以見申息之老故春秋謂得臣乃楚子之大夫平日縱使其猾夏求勝及其一敗而輙殺之也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

衛侯出奔楚

衛文公不禮晉文敵怨不當在其後嗣而文公報怨之意未嘗一日忘于心故衛人雖未嘗從楚圍伐宋齊而首伐之請盟弗許致其國人出君以說于晉皆盟主徇私之所致也故曰衛之禍文公爲之而衛侯不名責晉文也○胡氏曰高帝封雍齒而功臣皆喜光武焼弃文書而反側悉安使文公釋怨許衛請盟則諸侯歸心矣忿不思難惟怨是圖必使衛侯竄身無所奔于荊蠻兄弟相殘君臣交訟夫心不外者乃能統大衆智不鑿者乃能處大事文

公欲主夏盟而舉動煩擾若不勝任者惟鑿智自私而心不廣也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陳侯如會

王者之威不足以制諸侯而諸侯之力乃足以攘却夷狄懷服天下聖人於易坤五爻繫之辭曰黃裳元吉謂必得中居下則大善之吉也文公於勝楚之後即帥諸侯朝天子然後受侯伯錫命之策對揚大輅戎輅彤弓虎賁之賜乃合於在師中吉而當三錫之命以懷服萬邦即所謂黃裳元吉得坤德之正矣文公負震主之威不帥諸侯朝王而致天子屈尊下勞失正位居體之道非所以正天下大分諸侯之受盟陳侯之新附皆爲文公而來若書天王下臨而列踐土之盟則尊卑倒置綱常易矣故即其可書者記之而天王下勞沒而不書以示天下之大訓書公會晉侯某人某人盟于踐土陳侯如會公朝于王所正胡氏所謂去其實以全名而天下之大

倫尚存而不滅者也故曰非聖人孰能修之

公朝于王所

言王所則非京師也言所而不言京師後人不知其諱而謂出居於鄭未復京師皆不考本末而昧於春秋之大旨也豈知婉而成章之法固見於此與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

衛成公之書復歸蓋位本其位而國本其國也然而名之何也聽讒慝之言殺無辜之弟也或曰殺之者前驅也則衛侯何辜蓋殺元咺之子角又自疑叔武先期而入此叔武之所以死於前驅也

衛元咺出奔晉

易曰自下訟上患至掇也成公殺叔武雖可謂大弗友元咺以臣而訟君可乎然亦晉文惡衛侯之心有以召之也雖赴愬于晉而得志亦著其當誅之辠也

陳侯款卒。秋杞伯姬來公子遂如齊

杞伯姬來而入杞之怨釋公子遂如齊而取穀之憾解中國貴於霸權之立如此此可以觀邵子所謂功之首者矣

冬公會

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溫穀梁無齊侯○傳討不服也○杜氏註陳共公稱子先君未葬也宋襄公稱子而從本班令陳稱子降在鄭下陳懷公稱子乃在鄭上主會者次之也○穀梁傳諱會天王也天王狩于河陽壬申公朝于王所河陽古孟津地令懷州河陽縣○傳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請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語曰名不正則言不順以天子之尊而下從臣召其名不正故溫之會諱之古有巡狩之禮帝王以來未之有改王狩而諸侯朝則名正而言順故書之如察其實則踐土之盟初無以異於河陽之狩而晉文不能盡尊尊之義猶前志也後世如郭子儀李晟立不世之勲而自處未甞敢有一日之過君子與之此邵子所以指文公爲臯之晜者也○公羊傳曰不與再致天子也晉人執衞侯歸

之于京師此元咺訟衛侯于晉而文公右元咺故衛侯之詞不見直而見執也天子在是故遂以歸于京師也或者乃以襄王至是乃復于京師果如其言則非有所諱何爲而不書況書執衛侯歸京師而天王之復乃不書此必不然之理也○程子曰歸于者順易之辭歸之于者強歸之辭也君臣無獄而文公惡衛侯使與元咺辯曲直衛侯不勝遂刑其大夫執其君其聽頗矣雖歸于王而實強致之故曰歸之于京師也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叔武雖死而非成公實殺之元咺豈得以此訟其君而致之縲紲元咺歸衛異於蔡季華元之歸特書復者著其假霸主之力遂其無君之心也

諸侯遂圍許會溫之諸侯也許比再會不至故共伐之○襄陵許氏曰許能從齊而不能從晉何邪蓋齊桓自北杏後十七年乃因侵許而服之伐楚之後許坐受圍救而後定蓋使失其所繫如此之難自桓公之没諸侯從楚衆矣許在鄭

之南密邇於楚至於此時離中國久矣許人一服楚之威令是以難變也○今案許固以其近楚而難從中國然晉文一以威力控制諸侯許亦知晉之威不足以芘已而德不足以懷楚是以果於不服雖合中國之力不能回之也

曹伯襄復歸于曹

晉侯筮疾曹伯之豎侯獳貨筮史以得免其歸之道不得其正矣叔孫豹叔孫婼見執於晉或求貨而為之言豹與婼不與而拒之大夫之知義者猶恥以貨利苟免也況諸侯乎曹伯襄之名春秋以枉已者不足以正人失君國之道也

遂會諸侯圍許

曹伯迫於晉之威令一年拘執而得釋亟會於圍許之役晉之強役已甚而曹之弱可閔也雖然此亦豈所以服許哉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

介今密州膠西縣地東夷國葛盧介國君之名○傳介葛盧來朝舍于昌衍之上公在會饋之芻米○公羊傳何以不言朝不能乎朝也

公至自圍許

其致

以圍許久役而不能服也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公羊穀梁作公會翟公羊作狄杜氏註翟泉洛陽城内大倉西南池水也○傳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塗秦小子憖盟于翟泉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也○程子曰晉連年會盟皆在王畿之側而此盟復迫王城又與王人盟強迫甚矣故諱公諸侯貶稱人惡之大也○杜氏曰當是時諸侯無事王室無虞而王子虎下盟列國以瀆大典諸侯大夫上敵王人公侯虧禮傷教故於此諱公而人諸侯也王子虎不名同貶也秋大雨雹胡氏曰雹者戾氣之所感也陰脅陽臣侵君之象僖公在位日久政在大夫之所招也冬介葛盧來傳以未見公故復來朝也

三十年春王正月○夏狄侵齊狄間晉有鄭虞而侵齊文公終始以徇私報怨

累其政致夷狄內侵而不能攘却也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元咺有訟君之辠其君執於京師而偃然歸國假霸主之權以易置其君君辠固大矣然書公子瑕不與衛剽同葢瑕不居其位也成公既殺叔武矣立瑕者元咺之辠誅之可也不自反其殺叔武非辠之過又遷怒於瑕親親相讎非君國子民之道故同以累上之辭言之也

衛侯鄭歸于衛

衛侯得辠於霸主納賂而歸又殺公子瑕長惡不悛故書名而不曰復以深辠之

晉人秦人圍鄭

案左氏晉侯秦伯也而俱稱人晉侯修怨殘民秦伯同惡相濟交貶之也

介人侵蕭

再來魯而次年遂侵蕭求援而後舉兵也與荆人秦術之聘同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天子三公兼冢宰而使來聘魯用見周室陵夷大臣失職也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胡氏曰此遂以二事出也周以上公來聘魯侯

不朝又使公子遂以二事出夷王室於列國大不恭之辠不待貶而惡見也

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公羊傳取之曹也其言取之何晉侯執曹伯班其所侵地于諸侯也○趙氏曰凡力得之曰取取不當取也惡其專有雖取本邑亦無異辭○愚案復魯之舊地亦與非其有而取之者同辭蓋無王命以正疆理皆取之不以其道也況晉之奪諸曹以與魯本以其私憾而非有至公之義乎

公子遂如晉傳取濟西田分曹地也臧文仲往宿于重館重館人告曰晉新得諸侯必親其共不速行將無及也從之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傅于濟盡曹地也襄仲如晉拜曹田也詳此則晉魯之私槩可見矣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魯之得郊與其郊非禮失文武周公之意見於桓五年大雩之釋詳矣非魯之得爲故不曰大事于上帝而曰郊也○公羊傳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禘

嘗不卜郊何以卜卜郊非禮也卜郊何以非禮天子祭天諸侯祭土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諸侯山川不在其封内者則不祭也○愚案公羊所傳蓋先王祭禮之正法周公豈自踰其制禮之意而容後世子孫輕亂大典乎故曰周公其衰也由是觀之郊者乃魯歲舉之常祀至此乃因四卜不從與三望而書之也卜郊之禮當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不吉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又不吉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又不吉則不郊令復以三月下辛卜用四月故曰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穀梁傳曰免牲者爲之緇衣纁裳有司玄端奉送至于南郊免牛亦然○胡氏曰中庸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指諸掌乎庶人之不得祭五祀大夫之不得祭社稷諸侯之不得祭天地非欲固爲等差蓋不易之定理也知其理之不可易則安於分守無欲僭之心矣爲天下國家乎何有

猶三望

望者望祭也公羊曰泰山河海鄭康成以河不在魯竟故以海岱及淮爲徐州之竟而魯之所祀杜氏以爲分野之星國中山川孔氏疏曰魯於十二次降婁魯之分野其祭奎婁之神也○臨江劉氏曰星辰民所瞻仰也山川民所取財用也○愚謹案公羊之説必有所傳鄭氏恐臆説蓋天子四望故王雖令魯郊而止行祈穀之郊令魯得望祭而特比天子闕其一故三望與郊書之無異而書曰猶書猶亦言不當望而猶望祭也如使魯望祭不出竟則何爲書三望而又加之曰猶若壬午猶繹之書乎故每於免牲不郊之下特書猶以譏之也

秋七月○冬杞伯姬來求婦易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説以動所歸妹也征凶位不當也無攸利柔乘剛也杞伯姬以求婦而踰竟是杞伯之不能正家也僖公容其來求是使柔乘剛而國事制於婦人也特書以爲婦人與政之戒春秋閑有家之道嚴矣成公

世杞叔姬之不終其歸杞不見經或者權輿於此與狄圍衞十有二月衞遷于帝丘狄閔二年入衞齊桓公救而封之自此狄不敢加兵於衞桓公之力也齊桓即世衞文忘齊之大德從宋襄伐齊殺冡嗣而立不正於是狄人始假義以伐衞衞人忘恩而啓狄之寇蓋始於此自晉文興不復侵伐相攻矣今復圍衞而衞廹狄遷都此胡氏所以皐晉文不能攘夷致爲中國之患然非文公惡衞之深屢行報怨之事則狄亦不敢肆行如此也帝丘杜氏曰東郡濮陽縣帝顓頊之虛故曰帝丘濮陽今屬開德府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公羊傳捷作接鄭衞人侵狄秋衞人及狄盟傳狄有亂衞人侵狄狄請平焉秋衞人及狄盟○杜氏曰不地就廬帳盟也○謹案夷狄而即其廬帳以與盟於是始有如唐德宗召平涼之辱者矣所

以特書而示戒也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秦穆公謀鄭而使三大夫千里襲之事不成而中道滅滑公羊左氏載其事詳矣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不書皐之也滑國見莊十六年幽之盟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

左氏穀梁作秦師劉氏胡氏從公羊違老成之言貪利越國以襲人而喪師夷狄之道公羊無師蓋得聖人之意必有所傳穀梁傳以敗秦師爲狄之蓋援中國與夷狄不言戰皆曰敗之之例恐非春秋意其曰秦之爲狄自殽始意亦必有所傳而失之也。劉氏傳其謂之秦何秦之所以爲狄者與人之臣而謀其君利人之喪而襲其國弱人之孤而死其親背大臣而與小臣圖事貪得利而弃其師也。程子曰晉不稱君居喪未葬

不可從戎也忘親背惠其惡大矣故稱晉人及姜戎以卑之

癸巳葬晉文公

傳晉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絰敗秦師于殽遂墨以葬文公晉於是始墨此穀梁氏所謂譏其釋殯而主乎戰也

狄侵齊○公伐邾取訾婁

公羊作叢穀梁作訾樓

秋公子遂帥師伐邾

僖公懷升陘之敗以晉文方霸而未敢興報怨之師今晉方有喪秦狄內訌故君臣間有事而交伐邾以取利據事直書其辠見矣

晉人敗狄于箕

傳晉侯敗狄于箕郤缺獲白狄子杜氏註太原陽邑縣有箕城○任公輔曰白狄狄別種也西屬雍州近於秦

冬十月公如齊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傳以爲國歸父來聘臧文仲以其有禮而請公朝以比事屬辭觀之間晉而虐邾所以因齊聘而朝之以自託也

乙巳公薨于小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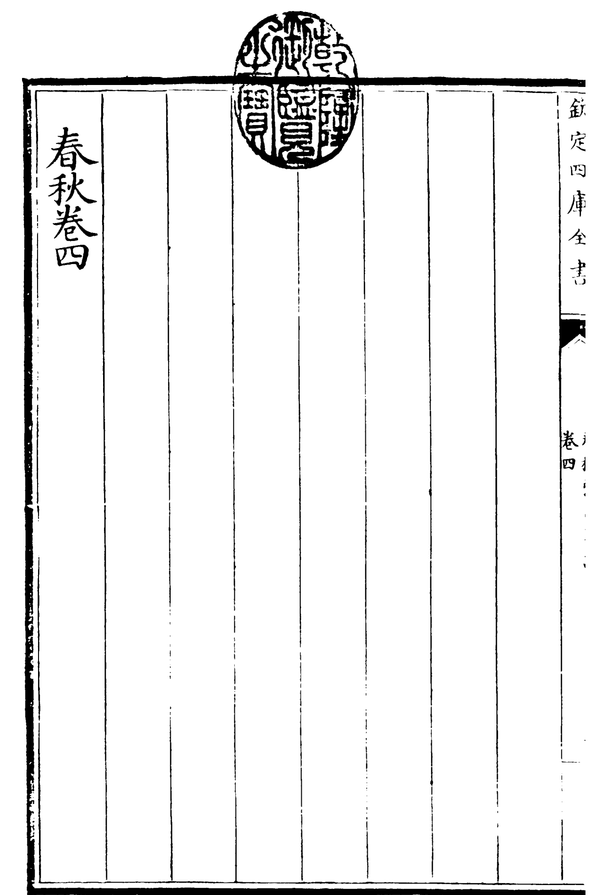
不終於路寢言即安之非正也

隕霜不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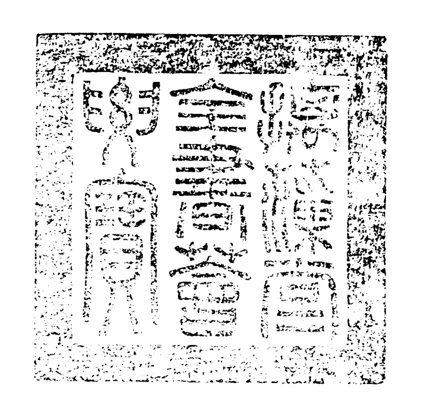
草李梅實襄公以暗弱繼之三桓之盛自僖公始卒以專魯咎徵著矣陵許氏曰僖公寛仁過厚其失也豫而文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許自文公所不能致襄公令年敗秦敗狄又伐先世所不致之許孔子曰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令襄公承業之志自以爲勤然不知忘喪毒民失道之甚也



春秋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卷四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庶吉士臣朱攸

謄錄監生臣李春和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春秋張氏集註卷五至七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春秋卷五　　宋　張洽　撰

文公 名興僖公之子夫人聲姜所生謚法慈惠愛民曰文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公羊有朔字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傳內史叔服○公羊傳會葬禮也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五月而葬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傳毛伯衛也○穀梁傳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劉氏曰錫命者何命為諸侯也諸侯在喪稱子踰年即位喪畢以士服見於王王乃於廟命之喪未畢而命之非禮也既畢喪而不受命於天子亦非禮也 晉侯伐衛 不朝霸主而伐

同盟此其所以受兵也　叔孫得臣如京師　杜氏註得臣叔牙之孫○傳拜錫命也○高郵孫氏曰文公即位未甞如周而天子使大夫來錫命公受命矣又不自朝而使得臣往其不臣可知矣　衛人伐晉　霸主㬋𦤎致討不自反其不仁無禮之皋乃稱兵以伐之故書人𦤎孔達也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晉侯伐衛圍戚取之秋晉侯疆戚田故公孫敖會之戚衛地在頓丘衛縣西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頵　公羊穀梁作髠○不言其父而言其君者稱世子以見有父之親稱其君以見有君之尊而商臣於二者之義絶也推原其故由楚子頵在位四十六年更齊桓晉文之時僭王猾夏力爭諸侯齊桓既殁益肆憑陵詐行戰勝執宋戍齊𢾭被中國及城濮之敗聲勢消沮欲易世子誅及婦人自取𦵏弒蓋荆蠻無道之極感應之理故至於此後世如匈奴頭曼䰟拓跋珪

唐安禄山史思明朱全忠本朝西夏曩霄皆以跋扈橫行毒被天下中國不能制而受禍於其子積不善之餘殃千載一律故商臣之惡特書之使為君父者知謹履霜之戒以此坊人猶有在位日久驕欲廢立議論不決以啓庶人劭之禍如宋元嘉之主者

公孫敖如齊 始聘通嗣君也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彭衙秦地杜氏註馮翊郃陽縣西北有彭衙城今屬同州白水縣○傳秦孟明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晉侯禦之及秦師戰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程子曰越國襲人秦辠也忘親背惠晉惡也秦經人之國以襲人雖憤無可為辭矣故來不稱伐晉不諱秦而與戰故書晉及憤以取敗故書敗績

丁丑作僖公主

公羊傳為僖公作主也主者曷用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用栗者藏主也作僖公主何以書譏不時也○今

窾事亡如事存故作主以象神而祭之禮既葬作主於墓不終日而虞祭不忍一日忘親也僖公元年四月葬今乃作主慢而違禮甚矣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傳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書曰及晉處父盟以厭之也適晉不書諱之也○胡氏曰不書公者抑大夫之伉正君臣之分也適晉不書反國不致為公諱恥存臣子之禮也○愚案盟于晉之都而君不出恥甚矣故諱之

夏

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隴

隴公羊穀梁作斂○杜氏註滎陽縣東有隴城鄭地○傳公未至穆伯會諸侯及晉司空士穀盟于垂隴晉討衛故也陳侯為衛請成於晉執孔達以說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穀梁傳歴時而言不雨文不憂雨也不憂雨者無志乎民者也○胡氏曰書不雨至於秋七月而不曰至于秋七月不雨者蓋

後言不雨則是冀望欲雨之詞而非文公之意也夫書不雨至秋七月即八月甞雨矣而不書八月雨見文公不以民事繫憂樂也其怠於政可知而魯衰自此始矣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

大事者因甞祭而祔僖公于廟大合自周公伯禽以來之主于大廟而祭之故曰大事穀梁所謂著祫甞公羊所謂毀廟之主陳于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大祖五年而再殷祭也躋升也僖公乃閔公之臣子宜祔于閔公之下今用宗人夏父弗忌非禮之言升僖公于閔公之上故三傳以為逆祀蓋昭穆祖禰至是逆亂故特書以譏之案此乃吉祭而不言者閔二年書已明此主為逆祀書也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傳晉先且居宋公子成陳轅選鄭公子歸生伐秦取汪及彭衙而還以報彭衙之役。程子曰秦以憤取敗晉可以已矣而復伐秦報復無已殘民結怨故貶稱人

公子遂如齊

納幣公羊傳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喪娶也娶在三年之外則何譏乎喪娶三年之內不圖婚三年之恩疾矣非虛加之也以人心為皆有之娶者大吉也非常吉也其為吉者主乎已以為有人心者則宜於此焉變矣

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沈姬姓國杜氏註汝南平輿縣北有沈亭今案漢志汝南治平輿故沈子國今屬蔡州○傳莊叔會諸侯之師伐沈以其服於楚也沈潰凡民逃其上曰潰○常山劉氏曰兵加而民潰君之不能可知矣

夏五月王子虎卒傳翟泉之盟王人王子虎也王叔文公卒來赴弔如同盟○胡氏曰王子虎不書爵譏之也天子內臣無外交以同盟而致恩禮是以私情害公義也

秦人伐晉傳秦

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今案秦穆公既歸自殽而作秦誓矣然彭衙及此役猶以報復為事豈非悔過之心不能勝其恥敗之心而至此乎秦伯書人卑之也

秋楚人圍江江見僖公二年

雨螽于宋記異

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傳晉人懼其無禮於公也請改盟公如晉及晉侯盟○不書地盟于晉都也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公羊穀梁並無以字○公羊傳此伐楚也其言救江何為譏也其為譏奈何伐楚為救江也○胡氏曰以者不以者也救江善矣其書以何當是時楚有覆載不容之辠晉宜大合諸侯聲辠致討庶幾震恐而江圍可解矣計不出此乃獨遣一軍遠攻彊國豈能濟乎然則救江雖善而所以救之者非其道矣○今案楚商臣無父無君乃欲致患於江是禽獸逼人之甚以中國諸侯為己任

者豈得安居而以伐楚之任付之大夫而已乎晉襄不能牽諸侯乘此時誅之此春秋特書以正其不能奉天討之辠也

四年春公至自晉 自是而後公至多書前乎此者遠不能詳故多略也 **夏逆婦姜于齊** 程氏曰納幣在喪中與喪昏同也稱婦姜已成婦也不稱夫人不可為小君奉宗廟也不書逆者雖卿亦失其職矣○愚謂聖人嚴吉凶之辨蓋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正以有父子之親而三年之喪哀戚之至也國君為風教之首而納幣於喪中此聖人所深痛故變逆女為逆婦姜不復成其夫人之禮以見人倫之本既已大失矣何以正是國人而為後嗣之基乎 **狄侵齊○秋楚人滅江** 江之不祀晉襄公之無遠謀也 **晉侯伐秦** 傳圍邧新城以報王官之役○愚案晉襄以王官之役不報為恥未若商

臣之得志於江為恥之大也報秦而不誅商臣使亂臣賊子得以夷滅小弱逞其凶毒晉襄之為盟主末矣比事書之深辠晉侯不以江亡為恥而蔽秦怨也

衛侯使甯俞來聘甯武子也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風氏之稱夫人僖八年詳矣○陸淳曰自成風之後妾母皆僭用夫人之禮故亦書薨著其非禮○程子曰仲子始僭尚未敢同嫡也成風巳後嫡妾亂矣○胡氏曰禮庶子為君為其母無服不敢貳尊者也春秋於成風記其卒葬各以其實不為異辭所以謹禮之變也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珠玉曰含含口實也車馬曰賵○胡氏曰不書來請之也○劉氏曰王何以無天言是非天之法也始以妾為嫡也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陸淳曰自葬成風之後乃有二夫人祔廟非禮也

王使召伯來會葬

穀梁召作毛○召伯天子卿召采地伯爵王不稱天與桓元年歸仲子賵及今年含且賵同譏會寵妾之葬失禮之甚也○胡氏曰含賵而又會葬其事益隆亂人倫廢王法益甚矣再不稱天聖人於此尤謹其戒而不敢略夏公孫敖如晉○秦人入鄀今襄陽宜城縣地有故鄀城○傳鄀叛楚即秦又貳於楚夏秋楚人滅六六國皐陶之後杜氏註今廬江六縣○任公輔曰地譜壽州安豐縣有六國故城今屬安豐軍○傳六人叛楚即東夷秦人入鄀楚成大心仲歸帥師滅六楚公子燮滅蓼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皐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六年春葬許僖公○夏季孫行父如陳行父季友之子秋季孫行父如晉○八月乙亥晉侯驩卒公羊傳驩作讙冬十月公子

遂如晉葬晉襄公○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

傳晉初蒐于夷命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巳而大傅陽處父聘于衛而至遂改蒐于董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乃以盾將中軍而爲國政及襄公卒狐射姑。怨陽處父易其班使續鞫居殺陽處父○案左氏則若晉國之事一聽於陽處父者及考穀梁氏所謂君漏言則知易中軍之將乃陽處父密言於襄公公不能謹而輕漏之以致狐射姑之殺處父此春秋所以分其殺於君與大夫也狐射姑使續鞫居殺處父事巳顯故春秋微之襄公漏言而害成於處父其事幽晦故書晉殺其大夫以明之聖人於易節之初九明不出户庭之理而於陽處父之事著其用以示君臣所當謹密之法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趙氏曰天子常以每歲冬班明年正朔於諸侯諸侯受之每月奉月朔甲子告廟所謂稟正朔也文公以閏非正不

告月朔但以其日至廟拜謁而已故曰猶朝于廟○愚案月者取日月之會辰而定朔閏者所以定四時成歲治歷明時之政必先於此天子以為月而頒之為諸侯而不奉以告是輕正朔而慢時令也朝廟為告朔也文公以為附月之餘日而不以告則亦何以朝為哉故曰猶朝于廟以譏其捨大政而謹小禮也

七年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遂城郚句公羊作朐○須句見僖公二十二年註郚魯邑　杜氏註卞縣有郚城今屬襲慶府泗水縣○僖公伐邾取須句旋敗于升陘邾復取之是年伐邾取之因城郚邑左氏謂閒晉難也**夏四月宋公王臣卒宋人殺其大夫**王穀梁作壬○父死未踰時居不言之時而欲去羣公子以啓亂階致大夫不得其死故書宋人殺其大夫以見國之所以亂者由父始死而亟改其道也昭公之見弒茲可以占矣**戊子晉人**

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公羊傳先蔑下有以師字其說無據今從二傳蔑公羊作眛○令狐晉地今河中府猗氏縣有令狐城○傳晉襄公之卒也大子少欲立長君趙盾曰立公子雍好善而長且近於秦秦舊好也乃使先蔑如秦逆公子雍至是秦康公送公子雍於晉穆嬴日抱太子以啼于朝趙盾與諸大夫患之且畏偪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訓卒利兵秣馬蓐食潛師夜起戊子敗秦師于令狐先蔑奔秦士會從之○今案如左氏說則書法當云晉人敗秦師于令狐今書晉及秦戰又不言敗者秦之納不正與晉逆公子雍既而悔之又不謝秦皆辠也然二國之兵晉曲尤甚故秦伯趙盾皆稱人而特以晉及書且不書秦之敗深辠晉之置君而不定也先蔑書奔使秦而逆公子雍辠之也不書出遂在外也

狄侵我西鄙閒秦晉之爭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扈鄭

地杜氏以為滎陽卷縣西北有扈亭卷縣今之鄭州原武縣也○傳齊侯宋公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晉趙盾盟于扈晉侯立故也公後至故不書所會○程子曰文公怠政事多廢緩既約晉盟而後至故書往會而隱其不及以不序諸侯與大夫之名者而見之也趙盾會諸侯靈公少故也

冬徐伐莒公孫敖如莒涖盟涖公敖作莅○傳莒人來請盟而公孫敖往涖之○穀梁傳曰其曰莅前定也

八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八月戊申天王崩○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衡雍鄭地後漢河南卷縣有垣雝城古衡雍也與扈相近○晉以扈之盟後至來討公子遂會盟以報之自晉文翟泉之盟付之諸大夫文公復以國事付之公子遂而不知一國之禮樂征伐皆自公子遂出比殺贏所以得窺伺閒隙私事之以肸胎殺

適立庶之禍也

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

公羊作伊雒戎○傳遂會伊雒之戎案僖十一年揚拒泉臯伊雒之戎同伐京師○杜氏註雒戎居伊水雒水閒者暴鄭地○盟晉未幾而遂會雒戎不以遂事言之者所以別夷狄於中國也公子遂以見討而受盟于晉為恥遂會雒戎以示服狄春秋以戎狄尤不當與為盟誓故兩之以示辨內外之法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

傳奔莒從已氏也國君為天子斬衰三年公孫敖受命以赴天王之喪而懷桑中之行廢君命而徒返已而遙奔夫不至而復已為死誅不赦之臯況奔莒從已氏乎文公不能正典刑聖人詳書其慢王弃君忘哀廢命容其復而後奔深以著魯之無政刑也

螽○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司城司空也宋以武公名司空諱之曰司城○程子曰宋王者後得自命官故獨宋卿書官○

今案昭公不禮襄夫人故夫人因戴氏之族以殺大司馬公子卬司城蕩意諸來奔昭公初立已欲去羣公子而致殺大夫之變今又因不禮於君祖母致大臣或死或奔春秋皆以官書所以見六卿君所與圖政者皆因君而死亡故以國殺書之以罪昭公也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毛伯天子大夫不稱使天王崩未踰年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之時所以謹君臣之分而明其責之所歸也王喪未葬喪紀所當令於諸侯者有常禮非其道則為政者不當使出使者不當承喪事求金徵索非禮特書以著其罪

夫人姜氏如齊歸寧也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晉人殺其大夫先都傳六年夷之蒐晉侯將登箕鄭父先都而使士縠梁益耳將中軍先克曰狐趙之勳不可廢也從之先克奪蒯得田于堇

陰故箕鄭父先都士縠梁益耳蒯得使賊殺先克晉人殺先都梁益耳○愚案稱國者君與大夫以政殺之也然專殺大夫已有辠矣加之以人豈非賊人得以與謀而政不出於一乎故稱晉人則殺之者不特君大夫而已無政之甚也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夫人出而書至蓋夫人與君一體寧父母而告于廟禮也前此不書者出不以禮故不書胡氏所謂書之以見小君之重者也

晉人殺其大夫士縠及箕鄭父

書晉人已見上凡殺二大夫或三人不書及者其辠均也書及者因殺是人而并及之也所以著辠輕而不當殺也○胡氏曰先都士縠箕鄭父挾私怨以作亂固有辠矣然不以討賊之詞書之者靈公初立主幼不君政在趙盾而中軍佐者盾之黨也若獄有所歸此三人者獨無可議從末減乎而皆殺之是大夫專生殺也書人而不去士縠箕鄭父之官以示司賞刑者必本忠恕無有偏黨之意

楚人

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傳范山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囚公子堅公子尨及樂耳鄭及楚平公子遂會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達許大夫救鄭不及楚師卿不書緩也以懲不恪○愚案楚自城濮以來不得志於中國其君臣之心實未嘗一日忘也趙盾為政無志於庇諸侯則已今欲攘楚而大庇中夏正當力懲其始以振中國之威乃視為常役而緩不及事諸大夫之師及鄭而楚已囚鄭公子而去豈奉天討拯焚溺之舉哉楚子之聞宋殺申無畏也投袂而起屨及於窒皇劍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嗚呼荆蠻之敏於猾夏如此而趙盾自失攘却之幾乃如彼此春秋所以恙人之也

夏狄侵齊楚得氣去而狄交侵矣故書以病晉也

秋八月曹伯襄卒○九月癸酉地震陰盛陽微之異也

冬楚子使

椒來聘 椒穀梁作萩○椒鬬椒鬬穀於菟之從子○伐鄭而聘魯亦遠交近攻之意也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禭 衣服曰禭○杜氏謂秦慕諸夏欲通於魯因有翟泉之盟故追禭僖公幷及成風○愚謂當是時秦楚交聘中國秦欲伐晉而歸禭于魯猶楚欲圖北方而使椒來聘也豈古者明王謹德四夷咸賓之比哉 葬曹共公

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 臧文仲自莊公末已與聞國政蓋魯之名大夫也而四十餘年間國政多疵文公尤甚由其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故夫子尤譏其竊位蓋仁者己欲立而立人故不仁之皐蔽賢為首也 夏秦伐晉 傳晉人伐秦取少梁秦伯伐晉取北徵秦以號舉狄之也春秋書兵皐其報復不已而狄之者三秦鄭晉也康公不紹其父悔過之謀報復無已故狄之 楚殺其

大夫宜申傳宜申為工尹與子家謀弑穆王五月殺鬬宜申及仲歸○今案春秋於穆王之殺宜申不以討賊之法書之者用賢治不肖而不以亂易亂之義也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著文公之志不以雨為念故并三時而言之也及蘇子盟于女栗不書公以盟天子之大夫諱之也冬狄侵宋○楚子蔡侯次于厥貉胡氏曰伐而次者其次為善次而伐者其次為貶蓋伐而次則有抑銳止鋒以待其服之意次而伐者無故次止久師藏禍將以致毒於人也下書伐麇則此次為欲獵夏審矣然案左氏陳鄭蔡宋皆與而止書蔡侯者陳鄭宋出於畏而從楚有不得已者獨蔡侯從楚得已不已故免三國而止書蔡也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麇傳厥貉之會麇子逃歸春楚子伐麇成大心敗麇師于防渚潘

崇復伐麋至于錫穴○今案楚侵伐書子始此益彊盛也**夏叔彭生會晉郤缺于承匡**左氏本或作叔仲陸德明云仲衍字○承匡宋地在陳留襄邑縣西今拱州襄陵縣○傳曾于承匡謀諸侯之從於楚者○杜氏註九年陳鄭及楚平十年宋聽命于厥貉也**秋曹伯來朝**傳曰文公即位而來見**公子遂如宋**傳襄仲聘于宋且言司城蕩意諸而復之**狄侵齊○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傳鄋瞞侵齊遂伐我公卜使叔孫得臣追之吉侯叔夏御莊叔緜房甥為右富父終甥駟乘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富父終甥椿其喉以戈殺之○杜氏註鄋瞞狄國名防風氏之後漆姓鹹魯地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郕伯來奔郕公羊作盛○傳郕大子朱儒自安於夫鍾國

人弗徇郳伯卒郳人立君大子以夫鍾與郳邽來奔○常山劉氏曰大子當立郳人豈得而絶之故書曰郳伯來奔春秋大居正之法也

杞伯來朝 傳始朝公也○杜氏註舍夷禮故稱伯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文公女故曰子以别於先君之女也

夏楚人圍巢 杜氏註巢廬江六縣東有居巢城今無爲軍巢縣

秋滕子來朝 傳亦始朝公也

秦伯使術來聘 秦傳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并備載公子遂辭玉及賓荅之詞公子遂言不有君子其能國乎而厚賄之此足以見秦人以賄結魯而魯亦厚賄荅之賓主相與以貨利而坐視霸主之受兵比比事以書不待貶絶而惡見者也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河曲杜氏註在河東蒲坂縣南今河中府河東縣南有河曲不書及蓋言二國曲直之無以相尚而黷兵殘民其辠均也不書敗績秦伯

伐晉而趙盾帥師禦之欲待秦敝而趙穿沮其謀秦師遂遁無勝敗也秦伯趙盾皆以人書貶也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鄆公羊作運後放此○諸見莊公二十九年註鄆魯之東鄆今鄆州須城縣也所謂莒魯爭鄆蓋始于此前此莒未嘗與魯有爭且未嘗有事于鄆今行父首帥師城二邑以啓爭端魯自此與莒為仇而爭由鄆始書帥師帥師城皐行父也

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邾子蘧蒢卒蘧蒢穀梁作籧篨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大室屋壞大公羊作世○案明堂位曰祀周公於太廟此大廟之室也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致孝享之敬莫先於此故穀梁氏曰為社稷之主而先君之廟壞極稱之志不敬也○胡氏曰不雨凡七月而先君之廟壞不恭

甚矣書壞而不書其脩宗廟之事不可不嚴且急也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公羊會下無公字狄侵衛○十有一月己丑公及晉侯盟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公還公穀並無公字棐公羊作斐○傳公如晉朝且尋盟衛侯會公于沓請平于晉公還鄭伯會公于棐亦請平于晉公皆成之○杜氏註棐鄭地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公羊傳曰往黨衛侯會公于沓至得與晉侯盟反黨鄭伯會公于斐善之也○今案公羊氏之言有含爵策勲之意故録之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傳邾文公之卒也公使弔焉不敬邾人來討伐我南鄙故惠伯伐邾○余氏曰居喪而伐人與伐人之喪其辠一也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傳子叔姬妃齊昭公

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公子商人驟施於國而多聚士盡其家貸於公有司以繼之昭公卒舍即位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

新城宋地杜氏註在梁國穀熟縣西今南京應天府也○傅同盟于新城從於楚者服且謀邾也○今案從楚者宋陳鄭許宋陳鄭見十一年承匡註許則自文公圍之不服襄公又嘗伐之今始與盟會也同盟見莊公十六年晉自襄公之末楚再憑陵趙盾得政稍加和集去歲文公之朝衛鄭求附盾因此并招至久負固之許諸侯偕至然後講同盟之禮修復齊桓之故事春秋以其僅能和集不足以方首止葵丘况霸主不臨政在大夫故止書癸酉同盟于新城而已雞澤之盟亦此例也○胡氏曰考晉楚行事未有以大相遠也而春秋與奪如此者荊楚僭王若與同好是將代宗周為共主君臣之義滅矣可不謹乎○愚謂當是時商臣

有覆載不容之辠不特僭王而已春秋惡諸侯宗而事之猶豺狼之逼人也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孛彗也天之有彗乃除穢布新之祥其言入者斗有環域入其魁中也○傳周內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是後齊弑君舍十七年宋弑昭公十八年齊又弑懿公宣二年晉弑靈公劉歆云天之三辰綱紀之星宋齊晉天子方伯中國綱紀斗七星故曰不出七年○胡氏曰此三君皆違道失德而死于亂符叔服之言天之示人顯矣史之有占明矣

公至自會○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捷公羊作接○傳邾文公元妃齊姜生貜且次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貜且趙盾新城之盟謀立捷菑也盾遂以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辭曰齊出貜且長盾曰辭順而不從不祥乃還○穀梁氏曰其曰人微之也長轂五百乘緜地千里過入人之國欲變其主至城下然後知何知之晚也曰

弗克納弗克其義也〇陸淳曰書捷菑與小白去疾同廢置諸侯王者之事人臣專之辠莫大焉夫子善其闕義能從故為之諱也凡事不合理而心可嘉者皆以諱為善〇胡氏傳同人之九四曰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趙盾之謂矣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傳敖八年如京師而奔莒者其奔莒而從己氏也魯立其子文伯穀敖生二子於莒而求復穀以為請公子遂使無朝聽命復而不出三年而盡室以復適莒文伯疾而請曰穀之子弱請立難也文伯卒立惠叔敖請重賂以求復難以為請許之將來九月卒于齊告喪請葬弗許〇愚案人之所當謹者始終之際也夫子之論士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況大夫乎公孫敖為魯大夫竄身於莒而無所容歸從其子為大夫而不敢出出入無詔於國身死於旅而不獲歸俯仰愧怍無以立於天地之間故特書卒于齊以著其死而無所寧

其身也

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　穀梁傳舍未踰年其曰君何也成舍之為君所以重商人之弒也○陸淳曰聞之師曰聖人作春秋以懲姦惡若未踰年君被弒而不曰君則逆亂之臣皆以未踰年而肆其凶惡故原情立義而以弒君書○愚謹案魯慶父之弒子般公子遂之弒子惡皆當從商人弒舍之例惟奚齊以不正而特變書法必如是而後君臣適庶之分定矣

宋子哀來奔　傳高哀為蕭封人以為卿不義宋公而出遂來奔書曰宋子哀來奔貴之也○今案自宋昭公在位始終無一善可稱大臣死禍出奔者比比皆是獨子哀潔身而去不蹈隕身濡尾之悔觀蕩意諸再歸而卒不免則子哀之見幾而作豈非既明且哲仲山甫之流哉故書字以與之

冬單伯如齊　單伯魯大夫之命於天子者自莊公元年至今已七十餘年未必一人或其子若孫與

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

胡氏曰齊君舍魯之甥也商人弑舍固忌魯矣魯使單伯如齊齊人意欲辱魯故執單伯并執子叔姬而誣之以辠不稱行人公羊所謂以己執之者也○常山劉氏曰商人弑君之惡已顯而執叔姬之事聖人不獨辠商人也齊人不討賊俱北面事之又執其君母齊之人均有辠焉故曰齊人執子叔姬○愚謹案執無辠而書人者周春秋之例也然其君無辠則其臣當為之用而辠在上其君當討之賊而臣為之用則辠在下而不在上夫篡弑之賊人人得討之商人既弑君矣齊人不以為不共戴天之讎而相帥以為之用以至執鄰國之命卿與其君之母則商人無責焉所以致弑逆之人能執魯卿與君母者不討賊之故也胡氏論之已詳其說出於劉質夫質夫春秋之學皆受於程子也此義之精非程子孰能發之

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為單伯與子叔姬故也魯不能閒暇明政刑以義討

齊而反因晉以求於齊行父為大夫不能請討弒君之賊晉為盟主不能奉天討於商人皆皐也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華耦之來出於自請故不稱使結好合於事宜能其官也○高郵孫氏曰昭公闇亂國事廢弛大臣外奔耦懼鄰國因間以謀其國於是請來盟以結好而紓難宋大夫書於經多矣惟三人以官舉又皆在昭公之世豈非節義之士因世亂而後顯與

夏曹伯來朝

曹伯十一年來朝今復至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敖以皐出奔死于外魯不許其歸葬齊人使之飾棺寘堂阜其子難猶毁以為請立於朝以俟命然後許其取殯葬視公子慶父許其取葬者以難為大夫且貴戚之卿也趙鞅之誓師曰桐棺三寸不設屬辟素車樸馬無入于兆此公孫敖之葬禮孝子慈孫所不能改者與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註見莊二十五年

單伯至自

齊胡氏曰單伯天子之命大夫故逆王姬會伐宋使于齊啓書其字致而不名與意如婼異者無所書而不尊王命也○愚謂若如左氏之說以單伯為周大夫則是齊人執王使春秋既不書其自周來魯又止書其至魯而不復言其歸京師是同之於魯之臣子無復周魯大夫之別且無以明齊人之執王使豈春秋別上下尊王室之義哉

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傳新城之盟蔡人不與晉郤缺以上軍下軍伐蔡曰君弱不可以怠戊申入蔡以城下之盟而還○愚謂君弱不可以怠修德以來蔡上也缺乃以兵伐而入其國徒示威武暴及其都氏而蔡終不心服謂之能輔霸主服諸侯可乎言代言入甚之也

秋齊人侵我西鄙季孫行父如晉 傳齊人侵我西鄙故季文子告於晉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傳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扈尋新城之盟且

謀伐齊也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於是有齊難是以公不會書曰諸侯盟于扈無能為故也○胡氏曰八國之君不序略之也夫夷狄然後略之君臣同詞而不分爵號曷為略八國等於夷狄弑君之賊夫人之所得討也故陳恒弑君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而請討今商人弑君晉與諸侯不奉天討受賂而退何以賢於夷狄哉書諸侯盟于扈皆當伏不能討賊之辠也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此齊商人既弑舍而絕其母於齊故不以出夫人之例書之而書齊人者亦若執單伯執子叔姬之法深辠其國人沒於商人之私恚反戴不共天之仇以為君而強出其君之母莫之或正也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郛曹國之郛中也○傳齊侯侵我西鄙謂諸侯不能也遂伐曹入其郛討其來朝也○襄陵許氏曰魯盡禮於晉而見侵莫恤曹修禮於魯而被伐莫救亂臣賊子肆行不忌皆晉靈趙盾失

主盟之職也

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侯于陽穀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俟君間商人無道有弑君當討之臯文公不能明政刑舉大義以致命卿執辱邊鄙被兵與國勞伐又使大夫自屈以請盟而不見荅可謂困心衡慮而無憤悱改圖之心書此以見魯之衰責文公之無志也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視朔即朝廟而告朔也今以疾不行二月至五月之禮也○公羊氏曰曷為四不視朔公有疾也何言乎公有疾不視朔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然則曷為不言公無疾不視朔有疾猶可言也無疾不可言也○今案春秋微顯志晦之法無往不寓以見辭國惡而不沒實之意文公以疾不視朔春秋書之不用昭公有疾乃復之例書公有疾四不視朔而特書公

四不視朔蓋文公自是因循不講告朔之禮以致餘公不復舉行所以定哀之時聖人有我愛其禮之言羊存而禮廢其必始於此與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丘

郪丘公羊作犨丘穀梁作師丘公羊疏云正本作犨丘故賈氏云公羊曰犨丘齊地○傳公使遂納賂于齊侯故盟于郪丘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

僖公夫人文公之母

毀泉臺

傳有蛇自泉宮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秋聲姜薨毀泉臺○臨江劉氏曰魯人以為祥而毀之非明民之道○公羊傳先祖為之已毀之不若勿居而已矣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傳楚大饑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師于大林又伐其東南至於陽丘以侵訾枝庸人帥羣蠻以叛楚麇人率百濮聚於選將伐楚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於阪高蔿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麇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

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自廬以往振廩同食次于句澨使廬戢黎侵庸及庸方城楚子乘馹會師于臨品分為二隊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仞以伐庸秦人巴人從楚師羣蠻從楚子盟遂滅庸○今案庸乘饑饉率蠻危楚楚一畏徙國誠無以保其國矣然禦變待敵亦制服之而已夷人宗社豈王法之所容乎楚子克庸而遂滅之其辠大矣是以人楚子而辠其滅也

冬十有一月宋人弒其君杵臼

杵臼公羊作處○傳宋公子鮑禮於國人宋饑竭其粟而貸之無日不數於六卿之門國之材人無不事也親自桓以下無不恤也宋襄夫人助之施昭公無道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冬十一月甲寅宋昭公將田孟諸未至夫人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司城蕩意諸死之○謹案宋昭公為無道而書宋人弒其君者見杵臼未至如獨夫之可誅而凡與於弒逆者皆當以輕重斷獄所以辨上下定民

志也○胡氏曰君親無將將而必誅諸侯無道天子方伯在焉臣子國人死於其職自明於去就從違之義斯可矣洩意諸亦死之而不得與孔父仇牧並書者春秋無取焉爾○今案洩意諸君昏不能正危不能救坐待其死而與之同死真所謂匹夫匹婦之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者也

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傳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討曰何故弒君猶立文公而還卿不書失其所也○程子曰行天討而成其亂故貶之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 聲公羊作聖謚也九月乃葬

齊侯伐我西鄙 西傳作北

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傳齊侯伐我襄仲請盟六月盟于穀

諸侯會于扈 傳晉侯蒐于黄父遂復合諸侯于扈平宋也公不與會齊難故也書曰諸侯無功也○愚

案書諸侯略之與十五年盟于亳同秋公至自穀齊商人不足與會書至危之冬公子遂如齊拜穀之盟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高郵孫氏曰薨非路寢皆不正也其曰臺下蓋又甚焉秦伯罃卒康公也夏五月戊戌齊人弒其君商人傳齊懿公之為公子也與邴歜之父爭田弗勝及即位乃掘而刖之而使歜僕納閻職之妻而使職驂乘夏五月公遊于申池二人弒懿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謹案既書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矣則商人固當討之賊也然齊人不以為賊而討之反北面稱臣而戴之以為君者三年以為賊則不當事以為君則不可弒今三年事之一旦弒之亂作於大分已定之後故曰弒其君也況商人驟施聚士以成弒舍之謀有王者

作則凡前日受施推戴之人乃同惡之黨其皋有不容貸者所以邴歜閻職同謀殺商人而特以齊人弒其君書之也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傳六月葬文公秋襄仲莊叔如齊惠公立故且拜葬也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仲見於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胡氏曰使舉上客此春秋立文之常體其變文書介副者欲以起問者見事理也子赤夫人之子今卒于弒不著其實是為國諱惡無以傳信於將來而春秋之大義隱矣故上書大夫並使下書夫人歸于齊中日子卒則見禍亂邪謀發於奉使之日而公子遂弒立其君之皋著矣

冬十月子卒

子之名左氏曰惡公羊曰赤未知孰是若如左氏則亦晉師服所謂異哉君之名子者也子般書名而此不書文公已葬故不名也○傳公子遂殺太子

惡及其弟視而立宣公書曰子卒諱之也遂殺太子惡之命召叔仲惠伯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惠伯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弗聽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愚謂私事公子遂歆覦奪嫡之心也然其敢啓是心者嬖故也有夫人太子而嬖寵妾則文公所以急於事霸急於盟齊簡於視朔者有自來矣人君昏於嬖寵棄忘國政故妾媵大臣相與謀賊君嗣而不能察身死之後冢嗣二人遂見戕弑所謂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者文公之謂矣叔彭生身為大臣既無以拯救文公又不能知公子遂之邪謀有公冉務人之忠言不能用甘心就死無一毫扶持之實沒而不書有以也哉

夫人姜氏歸于齊

傳夫人姜氏歸于齊大歸也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為不道殺嫡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

○胡氏曰書夫人則知其正書姜氏則知非見絕於先君書歸于齊則知其無辠異于孫于邾者而魯臣子不

能専主君存適母之辠並見矣○愚案胡氏於九年夫人姜氏至自齊傳曰出姜蓋至是始不安於魯於傳未有見之也必要終原始而言之與適庶之亂未有不始於妾上僭夫人失位而致之者是以始知文公之首惡也

季孫行父如齊告宣公之立也○沙隨程氏曰遂得臣行父三人皆與謀以其前從如齊而知之也

莒弑其君庶其凡稱國以弑者蓋其君以無道為國人所弑而大臣坐視不能討賊皆當誅不赦之辠也

春秋卷五

春秋卷六

宋 張洽 撰

宣公

名倭一名接文公妾敬嬴之子公子遂弑大子惡而立之謚法善問周達曰宣

元年春王正月 宣公受弑賊之立而居其位其辠同於桓公而十八年之閒皆書王與桓公不同者法已舉於前矣天理不可以常亡王法不可以久廢故存王以舉大法亦所以正宣公之辠也

公即位 胡氏曰宣為弑君者所立受之而不討故如其意而書即位其與僖文之立一美一惡不嫌於同也

公子遂如齊逆女 不貶喪中逆女者與即位同不待貶而辠惡見也○胡氏曰宣公懼於見討故結昏于齊為自安計越典禮以逆女如此其亟而不顧者必敬嬴公子遂請齊立接之始謀也

三月遂

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公子遂宣公之為亂臣賊子明矣不待貶絕也書婦著敬嬴之辠也書姜不氏責夫人不能以禮自防行吉禮於斬焉衰絰之中也○劉氏曰婦人不專行在家制於父母夫人有貶則父母與有辠矣○胡氏曰敬嬴私事襄仲以子屬之殺世嫡兄弟出主君夫人援成風故事即以子貴為君母衰絰中請昏納幣其辠隱而未見也故因夫人至特書夫人婦姜至自齊而不書氏所以深著宣公與敬嬴不可勝誅之辠也

夏季孫行父如齊納賂以請會也文公世子之死在宮之當誅者公子遂其首而行父次之觀春秋所書則知之矣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傳文十有二年河曲之戰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軍之士皆未憖也明日請相見也臾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胥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弃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自戰及今

七年矣討不用命者放胥甲父于衛臯久不治而二人有臯趙穿以盾之側室而獨免刑之偏頗如此非所以治有臯主諸侯也

公會齊侯于平州 平州齊地杜氏曰在泰山牟縣西後漢志瑯邪國陽都故地有牟臺註平州在縣西今屬沂州沂水縣○傳會于平州以定公位○愚謂凡亂臣賊子之所以不敢縱其欲者以有伯主大國能討之也齊乃魯之鄰其力足以正魯而惠公不明於義利邪正之辨始許仲遂以亂魯之適庶終會平州以定賊子之位則亂賊復何畏而不逞哉會者外為志魯宣欲求寵以定位而書以齊惠之志蓋誅亂賊而先治其黨之法與桓公鄭莊垂之會一也晉為盟主諸侯所取正而商人宋人弒君咸弗能加致魯亂不治亦以見晉之無能為也

公子遂如齊 公子遂自去年三見於經所以著其為惡之首也○胡氏曰遂一再見於經矣如齊拜成雖削之可也又再書于策者於以著其始終成就弒立之謀以

戒後世人臣或內交宮禁以固其寵或外結藩鎮以為之援至於殺生廢置皆出于其手而人主不悟者其慮深矣凡此皆直書于策而義自見也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為立公故以賂齊也濟西田魯之故也僖三十一年取之於曹者○程子曰宣公不義得國賂齊以求助齊受之以助不義故書取不義不能保其土故不云我非為彼强取故不諱不能有而失者皆諱○愚謂桓公篡立求援於鄭而誘以許田宣公奪嫡主齊以自立而賂以濟西以利自固前後一轍使鄭莊齊惠不貪其利則桓宣必不能以自立矣故春秋曰假曰取蔽皐鄭齊深以誅其貪利而成亂也大學論治國平天下之道而深戒以利為利孟子論先利後義者必後其君遺其親而不奪不饜皆拔本塞源知春秋之微意也與

秋邾子來朝

諸侯朝當討之人不賍者桓公已舉王法從同同也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傳宋人之戕昭公也晉荀

林父以諸侯之師伐宋宋及晉平宋文公受盟於晉又會諸侯于扈將為魯討齊皆取賂而還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遂受盟於楚陳共公之卒楚人不禮焉陳靈公受盟于晉故楚子侵陳宋○今案不討有辠因晉之無義而亦未至如僭王猾夏之辠大也鄭舍晉而從楚附無王之夷狄以為中國患故人之

晉趙盾帥師救陳

左傳晉趙盾帥師救陳宋○今案陳無辠而蒙伐當救也宋有弒君之辠不當救故略之也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

胡氏曰鄭在王畿之內而附蠻夷陳先代之後而見侵逼此門庭之寇利用禦之者故書救以與之○愚謂與之則見諸侯之來會者固義舉矣然不曰會趙盾而曰會晉師蓋鄭之從楚亦盾不能治齊宋有以致之若再書其名則書重復而予之大過矣故止曰會晉師而不再書盾詳味書法然後見聖人抑揚之當也

冬晉趙穿帥師侵

崇　崇公羊作柳○杜氏曰崇秦之與國○任公輔曰寀地譜商有崇國在京兆鄠縣甘亭○傳晉欲求成於秦趙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救之吾以求成焉冬穿侵崇秦弗與成○胡氏曰求成大國不以大義動之而伐其與國為謀甚明意者趙穿已有邪謀欲得兵權託於伐國以用其衆乎不然何謀之迂而當國者不能裁正也弑君于桃園而上卿以志同受惡名其端見於此矣

晉人宋人伐鄭　傳晉人伐鄭以報北林之役於是晉侯侈趙盾為政驟諫而不入故不競於楚○晉受宋賂不行天討鄭以是叛中國而晉人復與宋伐之不能服鄭又致明年之師故稱人皐之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大棘杜氏註在陳留襄邑縣南今襄邑屬拱州

○傳鄭公子歸生受命於楚伐宋宋華元樂呂禦之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贖華元于鄭半入華元逃歸○宋以弑君致寇而不服皐故書宋及猶曰華元為志乎此戰也書師敗又書獲華元師與將之輕重適等也

秦師伐晉

傳以報崇也遂圍焦晉趙盾救焦○胡氏曰晉用大師於崇乃趙穿私意而無名故書侵秦人為是興師報怨則問其無名之師故書伐○愚謂欲求成而反召兵所以深著趙穿之妄動干戈而欲竊兵權誅其意也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傳趙盾救焦遂自陰地及諸侯之師侵鄭以報大棘之役楚鬬椒救鄭曰能欲諸侯而惡其難乎遂次于鄭以待晉師趙盾曰彼宗競于楚殆將斃矣姑益其疾乃去之○胡氏曰歸生受命于楚以伐宋楚有辭矣趙盾去之以理曲故也故去其名氏而稱人書侵而不言伐也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

夷臯臯公羊作獆○趙盾為大臣任一國之重無能改君之德而君將殺之惟去以全身然後其義明此盾接淅而行之時也況鉏麑提彌明皆為靈公之欲殺盾而死矣盾之去寧可後哉趙穿平日好勇犯上數干軍令追秦軍之役不待元帥之命而以其屬出晉軍欲薄秦師而穿當軍門呼以沮成筭盾保庇之不黜不放平日曲意容養使之在位及至靈公欲殺盾而盾偽出奔穿弑公于桃園則未出山而歸復其位若取穿尸諸市朝猶可以自明也乃使穿逆公子黑臀而為君前日庇之今日不討而用之董狐非子而誰之言是乃推見至隱而歸弑於盾真至公之筆也聖人豈得而易之哉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匡王也文十五年即位在位凡六年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

望此又因事之變以明魯郊之非禮也而僭禮之中復有忘哀從吉之辠郊牛者本養以祀天之牛也○公羊氏曰養牲者養二一郊牛一稷牛也然必卜而用之卜帝牲不吉則以稷牲卜用之帝牛必在于滌三月稷牛惟具郊之必祭稷者王者祀天必以其祖配之故也○愚案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爲成王制禮耳非魯之所得用也况有三年之喪乃臣子斬衰奔赴之時豈可僭天子越紼行事之禮此春秋所以特書之并書猶三望以譏其可已而不已也葬匡王胡氏曰四月而葬王室不君其禮略也微者往會魯侯不臣其情慢也

楚子伐陸渾之戎陸公羊作賁公穀無之字○陸渾子本允姓居瓜州僖公二十二年晉惠公與秦遷之于伊川在唐爲河南陸渾縣地今河南府伊陽縣北二十里有陸渾縣故城○傳曰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胡氏

曰夷狄相攻而特書于策者陸渾在王都之側楚子伐之又觀兵周疆而問鼎嚴猾夏之階也

夏楚人侵鄭傳春晉侯伐鄭及郔鄭及晉平士會入盟夏楚人侵鄭鄭即晉故也○胡氏曰不書晉之伐鄭及平者仲尼削之也鄭自宣元年以晉之受賂縱皐為不足與似矣而楚豈所當從乎今晉成新立背偕歸霸則反之正也春秋大改過遷善故獨著楚人侵掠之辠書侵鄭則及晉平可知矣

秋赤狄侵齊赤狄狄之別種○孔氏疏云謂之赤狄白狄狄者俗尚赤衣白衣也地譜洺州春秋赤狄之地○襄陵許氏曰楚狄迭擾南北此中國大過棟橈之時也

宋師圍曹傳宋以母弟須及昭公子之亂逐武穆之族二族以曹師伐宋宋師圍曹報之也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葬鄭穆公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

取向 向見隱二年註○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聖人所以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者此心之公正自足以感之也今以宣公而平二小國若出於公不必假齊一言而彼已服今挾齊為重而莒尚不肯伐莒而齊不復與復取向以自益春秋深以著宣公此心之不公而終之以為利也

秦伯稻卒 秦共公也魯不會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 傳楚人獻黿於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黿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況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弒靈公○謹案公子歸生位為上卿久執重權國事由已乃不能鎮服姦邪遏絕萌蘖又脅於邪謀撓而從之位尊責重故春秋定為戎首以戒大臣不能持正而阿

附惡人者所以示國討之法而明事君之義也○胡氏曰歸生與宋並為大夫以貴戚之卿同執國政嘗統大衆久得兵權間宋逆謀先事誅之猶反掌耳夫據生殺之柄使人聽已猶犬羊之伏於虎也何畏於人懼而從之乎計不出此顧以畜老憚殺比方君父何其悖也春秋以為逆之罪歸之歸生若司馬亮沈慶之等茍知此義則能討賊不至失身而為人制矣

赤狄侵齊○秋公如齊公至自齊

胡氏曰君行告至常事不書宣公比年如齊而皆至者危之也○今案此所謂危與桓二年書至自唐同意

冬楚子伐鄭

傳鄭未服也○今案楚自去年至十年侵伐鄭者凡五至十一年盟鄭于辰陵而鄭又徼事晉於是十二年圍鄭入之遂敗晉于邲而後鄭服楚晉人之不振有自來矣

五年春公如齊

傳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

夏公至自齊

傳書過也

○杜氏註往朝見止厭尊毀列辱其先君而於廟行飲至之禮故書以示過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左氏作叔姬無子字據高固及子叔姬來有子字當從公穀二傳○謹案此著高固非君命而越境特書以著其辠也○胡氏曰稱子者別於先公之女其曰來者以公自為之主也嫁女於大夫而不使大夫主之則厭尊毀列卑朝廷慢宗廟矣鄭國褊小楚公子圍貴驕強大來娶于鄭子產辭而郤之使館于外宣公以國君而逼於高固強委禽而請昏其女不知以禮為幹以守身而取辱春秋詳書辠宣公也

叔孫得臣卒不書日闕文也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傳來反馬也○胡氏曰禮嫁女留其送馬不敢自安及廟見成婦遣使反馬高固親來非禮也況見逆未易歲遽歸寧乎故書及書來以著齊辠也禮法之所禁不可犯也惠公許其臣越禮恣行而莫遏高固委其君踰境自如而不忌人欲肆

矣故以為非常特書為後世戒**楚人伐鄭**傳楚子伐鄭陳及楚平晉荀林父救鄭伐陳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傳晉衛侵陳陳即楚故也○胡氏曰案傳稱陳及楚平林父伐陳而經不書者以侵陳則平楚可知故也已之有闕不内省德而以兵加之故林父不書伐而盾免書侵以正晉之所主盟者非其道也○愚案屢失幾會大義不立營營救鄭以致楚人益陵諸侯携貳茲晉之所以失道歟**夏四月○秋八月螽**胡氏曰傳謂螽為穀災虐取於民之效也先是伐莒取向一再如齊軍旅數起賦歛既繁戾氣應之矣宣公遇災不知還善以補前愆而用兵不息國用空乏卒改助法而税民蓋自此始經於螽螟一物之變必書于策以示天人感應之理不可誣當謹其所感也**冬十月**

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傳孫桓子來盟始通且謀會晉也○穀梁曰來盟者前定也○胡氏曰來盟所以為前定者嘗有約言矣未足效信又歃血以固結之也衛欲為晉致魯而魯宣專於事齊初未與晉通必有疑焉而衛侯任其無咎故遣良夫來為此盟及公會晉卒以見辱盟非春秋所貴義自見矣夏公會齊侯伐萊○秋公至自伐萊萊杜氏註東萊黃縣地今登州黃縣有萊山○胡氏曰平莒及郯魯欲也故書及伐萊齊志也故書會繼以伐萊致則師行之危可知見齊侯不務德合黨連兵恃强陵弱而宣公惟命之從也大旱此年蝕旱觀其所感可見矣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黑壤晉地一名黃父○傳鄭及晉平公子宋之謀也故相鄭伯以會冬盟于黑壤王叔桓公臨之以謀不睦晉侯之立也公不朝焉又不使大夫聘

晉人止公于會公不與盟以賂免盟不書諱之也○凡盟會而不得見不與盟直書之者曲不在公也若夫見執且不與盟而悉諱之則其曲在公矣宣公私昵於齊而不事盟主故盟見執而不得與幸以賂而苟免於是諱之則宣公之辠可見矣

八年春公至自會見執於晉踰年乃至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黃齊竟上地○大夫奉君命出境死生以之未致使而死以尸將事禮也書至黃乃復與公孫敖不至而復同辠事謂時祭也垂齊地其違君命也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

非魯竟故書地仲遂得辠於文公以公子翬不書卒之例不當書卒今特書其卒以事之變卒之也書仲遂其字也蓋宣公德之與公子友之於僖公同有輔立之恩故亦用公子友例生而賜氏俾世其卿也覿無駭之不

氏則知季友仲遂以私恩而變前世命氏族之法春秋特書以示戒故臨江劉氏云譏自是世仲氏也

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繹者明日之祭所以賔尸也○呂氏曰萬舞文武二舞之總名也籥舞文舞之別名也文舞又謂之羽舞蓋文舞吹籥秉翟羽也萬入去籥者文武二舞俱入於二舞中去羽舞吹籥以其有聲也去其有聲而用其舞者以仲遂之卒知其不可而為之也此蓋正祭之日仲遂卒于垂則次日已聞之股肱之痛賔尸之祭為可已也行吉禮於方聞喪之時雖用舞而僅去其有聲者是知其不可而猶為之也○喜怒哀樂發而中節謂之和仲遂有殺嫡之皐宣公以其私於已而愛之生賜之氏今出使未畢中道擅返不正其皐其喜怒既不以正聞喪當哀又復心知其不可而故行吉禮春秋謹書始末以見其心不正而施之宗廟朝廷者謬戾如此詳觀書法可以見聖人格心之道矣

戊子夫人嬴氏薨

嬴公穀作

熊○宣公母敬嬴也○胡氏曰成風屬僖公於季友及僖公立正夫人之位嫡妾始亂春秋於風氏始卒四貶之禘致夫人去其姓氏秦燧不稱夫人榮叔召伯含賵會葬王不書天敬嬴視效援例自立而無貶從同同也

晉師白狄伐秦 白狄今丹州延州銀夏之地○傳白狄及晉平會晉伐秦○愚案白狄秦同壤之國也晉與秦自侵崇啓釁七年而未已晉與為昏而結以伐秦黨戎狄以擾中國也自此至成公十三年呂相絕秦之詞皆連兵之事

楚人滅舒蓼 蓼穀梁作鄝○杜氏註舒蓼二國名或曰地譜上義陽之蓼不與羣舒近蓼已滅於楚見文五年此即如舒鳩舒庸一國也○傳楚伐舒蓼滅之楚子疆之及滑汭盟吳越而還○胡氏曰楚夷自相攻滅書而不削者楚盟吳越勢益強大經斯世者當以為懼有攘却之謀而不可忽也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杜氏註月三十日食○此自文公以來二十年餘中

國夷狄弑父與君幾徧之咎晉敗于邲宋圍析骸之徵也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敬嬴公穀作頃熊趙子曰頃惡謚也宣公必不以加於其母誤也○穀梁傳葬既有日不為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胡氏以為敬嬴事襄仲而殺嫡立庶逐去哀姜之咎證雨不克葬天理之不可誣也又曰僖公享國八年然後成風致于廟敬嬴於宣公元年稱姜即稱婦婦有姑之詞見敬嬴以子貴援例而亟立為夫人也貶於成風之賵葬而此不復貶謹其始也

城平陽

杜氏註泰山平陽縣今襲慶府鄒縣有南平陽城

楚師伐陳

傳陳及晉平楚師伐陳取成而還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泰山孫氏曰公有母喪而遠朝齊無哀甚矣

公至自

齊○夏仲孫蔑如京師胡氏曰當歲首月朝齊而夏使大夫聘京師公享國九年於是纔一聘其於齊則又再朝矣經於如齊每行必至不待貶絶而惡自見者也齊侯伐萊襄陵許氏曰狄比侵而不報萊不敢犯亟伐之畏強陵弱可以觀惠公矣秋取根牟杜氏註根牟東夷國琅邪陽都縣東有牟鄉今屬密州安丘縣八月滕子卒傳滕昭公卒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師師伐陳傳會于扈討不睦也陳侯不會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辛酉晉侯黒臀卒于扈卒于境外故書地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胡氏曰晉成公衛成公皆不書葬魯不會也衛成事晉甚謹而宣公獨深向齊衛欲為晉致魯使孫良夫來盟以定之及宣會黒壤而晉止公是以扈之會魯獨不往二國赴

喪皆不往會以私怨廢禮忘親其辠著矣

宋人圍滕

傳因其喪也今案不哀有喪用兵圍之比事以著其不仁也

楚子伐鄭晉郤缺帥師救鄭

傳六年厲之役鄭伯逃歸故楚子伐鄭晉郤缺救鄭鄭伯敗楚師于柳棼鄭人喜惟子良憂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胡氏曰宣三年晉成初立鄭舍楚從中國楚興師伐之辠也故稱人次年歸生弒君楚師致討稱爵與之也然賊則不討惟服鄭之為事故又次年傳稱楚子伐鄭而經書人亦貶之也今此書爵豈與之乎下書郤缺之救則知辠其親以重兵侵暴中華矣故一字之褒貶所以為著明也

陳殺其大夫泄冶

泄左氏本作洩今左傳本多因唐人諱世字雖偏傍亦然故改泄為洩也○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衵服以戲于朝泄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以告二子二子殺泄冶○胡氏曰稱國以殺者

君與用事大臣同殺之也稱大夫則不失其官守而殺之者有專殺之辠矣冶無辠而書名者冶以諫殺身者也殺諫臣者必有亡國喪身之禍從之故書名以為徵舒弒君滅陳之端以垂後戒此義繫於名而書名者也或曰泄冶以諫死而無褒詞何也愚謂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方靈公君臣驅馳於株林之時泄冶知其不可諫潔身而去之可矣至於褻慢朝廷衷服而戲則立於其朝者雖欲默而不可得矣泄冶失於不能知幾而早辨是以不可與宋子哀同日而語也

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齊人歸我濟西田 傳齊人以我服故歸濟西之田○今案書歸田而言我者言此田魯之舊封而非齊之所得專也不言來歸者請而得之也讙及闡歸於取之年故不言我今歸於十年之後故書我也特書曰我則取之不以其道而歸之不以其正一出

於相與之私為可見矣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己巳齊侯元卒

○齊崔氏出奔衛傳齊惠公卒崔杼有寵於惠公高國惡其偪也公卒而逐之奔衛○穀梁傳氏者舉族而出之之辭也今案特書其氏見崔杼之宗強於齊故勢足以偪高國雖今日逐之而尚能復歸於齊也如崔成之徒後日卒自遺滅宗之禍豈非族大勢張而不知制節謹度卒至凶于家禍于國也與

公如齊五月公至自齊傳公如齊奔喪○胡氏曰天王之喪不奔而奔齊喪天子之葬使微者會而使公孫歸父會齊侯之葬其不顧君臣上下尊卑之等所謂肆人欲滅天理而無忌憚者也

癸巳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于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廐射而殺之二子奔楚○胡氏曰禍莫大於拒諫而殺直臣泄治不憚盡言

正以靈公君臣淫縱恐其及禍不忍坐視而言之公不能納又從而殺之卒以見弒而亡其國此萬世之大戒也○愚謂古人以禮為防閑而人君之尊有妃偶嬪御之侍有居處出入之奉有廉恥羞惡之限所以養其尊貴者至矣何至驅馳於株林以為樂哉泄冶之諫夏南之詩皆以其捨人道而躬為禽獸之行也考之國語前年單子如楚過陳時泄冶未死也單子歸而告王以陳侯帥其卿佐南冠以淫於夏氏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已見之於三年之前矣能無及乎觀春秋之所書弒君如陳平國齊光蔡固以千乘之主而自儕於閭巷小人所不為者心術之慝可不戒哉

六月宋師伐滕

傳滕人恃晉而不事宋宋師伐滕○胡氏曰稱師用衆也鄰有弒逆不能聲辠致討乃用大師以伐當恤之小邦故特稱師以著其辠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胡氏曰歸父仲遂之子也宣公深德齊侯之能定其位又以濟西歸之故生則

事之不辭屈辱毀則親往奔喪使貴卿會葬○愚案春秋書此深著亂臣賊子不復明送終之正禮故缺於天子而厚於強國豈非九伐之威不行而專征之討不加以至於此與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傳鄭及楚平諸侯之師伐鄭取成而還○愚案稱人者貶其捨亂臣賊子之大惡而輕動干戈以討迫於強令無所適從之小國桓五年諸侯從王伐鄭之經詳言之矣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傳劉康公來報聘杜註康公即王季子其後食采於劉○謹案宣公事周簡慢極矣僅遣一介而重臣繼來書以見王室之無政如此故許翰曰自是王靈益亡王聘益輕春秋王聘不復録矣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繹公羊作蘱杜氏註魯國鄒縣有繹山○案詩保有鳧繹邾文公卜遷于繹皆此也今在襲慶府鄒縣為邾魯二國之境

大水

陰長陽消亂賊乘釁之徵

季孫行父如齊

○冬公孫歸父如齊傳季文子初聘于齊冬子家如齊伐邾故也○胡氏曰齊侯嗣立公往奔喪卿共葬事矣修聘宜可緩也而季孫亟行歸父繼往宣公不知以禮為國而謂妄說可以免討也歸父貪於取繹畏齊而往盖理曲氣餒能無畏乎故備書不削以著其辠

齊侯使國佐來聘傳國武子來報聘

饑王政以民食為重故積貯天下之大命也前此百有餘年水旱螟螽之災多矣不以饑書今大水之後特書饑者著宣公煩於事外國用無節上下困竭故一遇水旱遂致乏食耳荀卿論本末源流賈誼論蓄積皆明於為民知春秋書饑之意者也

楚子伐鄭傳楚子伐鄭晉士會救鄭逐楚師于潁北諸侯之師戍鄭○胡氏曰九年楚子伐鄭稱爵者貶辭也盖下書晉郤缺救鄭則辠楚可知矣此年楚子伐鄭稱爵者直詞也以傳書士會救鄭逐楚師而經削之則責晉可知矣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辰陵穀梁作夷陵杜氏註陳地潁川長平縣東南有辰亭今淮寧府西華縣○傳楚子伐鄭及櫟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乃從楚盟于辰陵陳鄭服也○楚莊於是合二國為盟而欲討陳夏徵舒也春秋以晉齊二大國方且用兵于莒狄而不能討獨楚莊合諸侯以討之所以楚子書爵於陳侯鄭伯之上與之也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莒恃晉而不事齊魯從齊而伐之事齊故聽命也兵不討亂而附強凌弱深著齊魯之皋也

秋晉侯會狄于欑函欑函狄地○傳晉郤克求成于衆狄衆狄疾赤狄之役遂服于晉故會于欑函○今案書會狄者内中國而外狄也晉侯為盟主而往與狄會捨夏徵舒之皋以遺楚討使楚舉大義以加於中國又欲與楚爭鄭楚直晉老所以敗於邲也

冬十月楚

人殺陳夏徵舒傳楚子為陳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遂入陳執夏徵舒轘諸栗門○今案楚子夷狄也能殺夏徵舒而其書之也與衛殺州吁蔡殺陳佗一例書之者所以明亂臣賊子人道共惡人人得討不問中國夷狄所以廣忠孝之路而拯救三綱於大亂之日也○孫氏曰與楚者傷中國無人喪亂陵夷之極也

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傳楚子入陳殺夏徵舒遂縣陳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為不道弒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汝獨不慶何故對曰徵舒弒君其辠大矣戮之義也諸侯之從也曰討有辠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陸氏微旨曰入人之國又納淫亂之臣邪也故明書其爵以示不正春秋之義彰善癉惡纖芥無遺稱事原情瑕瑜不揜

斯之謂也○胡氏曰公孫寧儀行父此二臣者從君於昏宣淫於朝誅殺諫臣致君見弒蓋致亂之臣肆諸市朝與衆同棄然後足以終討亂之義而快於人心今乃詭詞奔楚託於討賊復讎求脫其辠楚莊不能察其反覆又使陳人用之猶人有飲酖而死者幸而復生又強以毒飲之也聖人外此二人於陳而特書曰納納者不受而強納之也為楚莊者若能瀦夏氏之宮封泄冶之墓尸孔寧儀行父于朝謀於陳衆置其君而去其庶幾乎○愚案孔寧儀行父必因奔楚誘楚子以利故楚子殺徵舒而縣陳微申叔時之言則陳遂亡矣楚莊懷夷狄貪婪之心而尚能以義自克故封陳而不取然見善不明而非有改過不吝之公心所以雖封陳而終宥陳之亂臣復納諸國聖人予善之弘待人之公先旌其討賊之義然後著其入陳且納亂臣之辠使楚莊之善惡功辠顯然明白詳味此編則知非聖人莫能修而游夏不能與者矣

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公羊傳討此賊者非臣子也何以書葬君子詞也○胡氏曰天下之惡一也臣子不能討而有天子方伯四隣同盟方弑諸侯四夷君長與凡民皆得討之所以明大倫存天理也徵舒雖楚討之陳之臣子亦可以釋怨矣故得書葬君子詞也

楚子圍鄭傳楚子圍鄭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于逵路鄭伯肉袒牽羊以逆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潘尪入盟子良出質○胡氏曰入皇門至逵路即其國都矣不書入而止書圍蓋陳之亂天子方伯不能討而楚能討之故從末減以見誅亂臣賊子之為重也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邲鄭地地譜鄭州城下管城縣有邲城在縣南○公羊傳楚莊王圍鄭三月克之鄭伯肉袒左執茅旌右執鸞刀以逆曰寡人無良邊垂之臣以干天禍是以使君王沛焉辱到敝

邑君如矜此喪人錫之不毛之地使帥一二耋老而綏焉請惟君王之命莊王曰君之不令臣交易為言是以使寡人得見君而微至乎此親自手旌左右撝軍退舍七里將軍子重諫曰南郢之與鄭相去數千里諸大夫死者數人廝役扈養死者數百人今君勝鄭而不有無乃失臣民之力乎莊王曰古者杅不穿皮不蠹則不出於四方是以君子篤於禮而薄於利要其人不要其土告從不赦不詳吾以不詳道民災及吾身何日之有既則晉師之救鄭者至曰請戰莊王許諾將軍子重諫曰晉大國也王師淹病矣君請勿許莊王曰弱者吾威之強者吾避之是以使寡人無以立乎天下令之還師逆晉人莊王鼓之晉師大敗晉衆之走者舟中之指可掬矣莊王曰嘻吾兩君不相好百姓何罪令之還師而佚晉人○傳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縠佐之士會將上軍郤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楚

歸而動不後隨武子曰善會聞用師觀釁而動楚君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先縠曰不可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強而退非夫也命為軍帥而卒以非夫唯羣子能我弗為也以中軍佐濟楚子北師次于郔將飲馬于河而歸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縠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師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衆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此行也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皋于晉二三子無淹久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率寡君使羣臣問諸鄭豈敢辱候人先縠以為諂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詞寡

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跡於鄭曰無避敵羣臣無所逃命楚子又使求成於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晉魏錡求公族未得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趙旃求卿未得且怒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以軘車逆之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遂疾進師車馳卒奔桓子不知所為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及昏楚師軍于邲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丙辰楚重至于邲遂次于衡雍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今案經書荀林父及之者言林父之為志乎此戰也蓋晉不能討陳亂已失三綱軍政之本乃欲恃力以爭鄭不知楚莊既討陳亂則師出有名而所以施於鄭者又進退得宜勇怯中節林父上不能輔君討亂以行主盟之大

義而此行本為救鄭而鄭已服楚軍政失於輿尸士穀之徒恃強專制故林父雖知楚之不可敵而不能止諸帥之從楚師觀公羊之言則知楚子之所以勝觀左氏之言則知晉之所以敗此春秋所以不書晉之救鄭而特以林父主此戰著其敗師之辠也

秋七月○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蕭宋附庸國也○傳楚子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蕭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圍蕭明日蕭潰○胡氏曰假討賊而滅陳春秋以討夏氏之義重也末滅而書入惡貳己而入鄭春秋以退師之情恕也末滅而書圍與人為善之德宏矣至是肆其強暴滅人之國不可赦也故傳稱蕭潰經以滅書斷其辠也其日謹之也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清丘衛地地譜今濮州臨濮縣東南有清丘○傳晉原穀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于清丘曰恤病討貳○胡氏曰楚既

入陳圍鄭敗晉滅蕭憑陵中國甚矣為諸侯計者宜信任仁賢修明政事自強於為善則可以保其國耳曾不是圖而刑牲歃血要質鬼神求以禦楚謀之不臧孰大於是故國卿貶而書人譏失職也原穀違命喪師乃晉國皐人而主茲盟約所信任者可知也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傳宋為盟故伐陳衛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胡氏曰陳有弒君之亂宋不能討而楚能討之雖曰縣陳尋復封之其德於楚而不貳未足責也宋不能內自省德遽以大衆伐之非義舉矣衛人救陳背盟失信而以救書者見陳未有皐而受宋師為可恤也且謀國失圖安興師以怒強楚則亂益滋矣其以救書意在責宋也若衛叛盟則不待貶絕而惡自見

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傳齊師伐莒莒恃晉而不事齊故也夏楚子伐宋

傳以其救蕭也○今案孟子曰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宋不知屈伸消長之道而欲以區區之力強中國由此致伐○胡氏曰楚滅蕭將以脅宋諸侯懼而同盟為宋人計者恤民固本輕徭薄賦使民效死親其上則可以待敵矣計不出此而急於伐陳攻楚與國非策也故楚有詞于伐而得書爵

秋螽○冬晉殺其大夫先縠

傳赤狄伐晉及清先縠召之也冬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歸辠於先縠而殺之盡滅其族○胡氏曰先縠違命大敗晉師不能用鉞已失刑矣今又重有辠焉晉人治其辠而戮之義也曷為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夫兵者安危所係有國之大事也將非其人則敗雖得其人使親信間之則敗以剛愎不仁者參焉而莫肯用命者則敗凡此三敗君之過也河曲之戰趙穿獨出而臾駢之謀不用濟涇而次欒黶欲東而荀偃之令不行今荀林父將中軍乃以先縠佐之使敵國謀臣知其從政者新

未能行令誰之過與稱國以殺不去其官臯累上也○愚謂盡滅其族必怒其召狄也然越椒將攻王而楚莊尚思子文治楚而復克黄之所先穀先軫之孫而滅其族盖晉之德刑皆不足以敵楚矣

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傳清丘之盟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使人弗去曰臯無所歸將加而師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說我則為政而亢大國之討將以誰任我則死之春孔達縊而死衛人以說于晉而免○蘇氏曰孔達則有臯矣而衛人用其言以干盟主故稱國以殺臯累上也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晉侯伐鄭

傳晉侯伐鄭為邲故也告於諸侯蒐焉而還中行桓子之謀也曰示之以整使謀而來鄭人懼使子張代子良于楚○愚謂屈而知伸敗而能改可以興矣晉所以敗由大義不明而爭與國也今敗未兩歲而復興爭鄭之師故書晉侯以著其師之為報怨

秋

九月楚子圍宋傳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於宋亦使公子馮聘于晉曰無假道於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曰鄭昭宋聾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汝我伐之見犀而行及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屨及於窒皇劒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九月楚子圍宋○胡氏曰經於宋伐陳特書救陳以著宋臯明見伐之由也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凡事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易於訟曰君子以作事謀始始而不謀必至于訟訟而不竟必至於師若宋是矣

葬曹文公○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胡氏曰夫禮别嫌明微制治于未亂自天子出者也列國之君自相會聚是禮自諸侯出矣以國君而降班以會外臣以外臣而出位以抗諸侯是禮自大夫出矣君若贅旒陪臣執命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故易於坤之初六曰

剔致其道至堅冰也易言其理春秋見諸行事若合符節可謂深切著明矣○愚謂以歸父會齊侯盖魯素事齊而宣公之立公子遂主之故其父子常親于齊而齊亦不復計等列之不班從而與之會也非禮甚矣

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傳孟獻子言於公曰臣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聘而獻物於是乎有庭實旅百朝而獻功於是乎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貨謀其不免也誅而薦賄則無及也今楚在宋君其圖之公悅春歸父會楚子于宋○胡氏曰楚不假道以啓釁端而圍之陵蔑中華甚矣諸侯縱不能畏簡書攘夷狄存先代之後嚴兵固圉以為聲援猶之可也乃以周公之裔千乘之國謀其不免至於薦賄不亦鄙乎比事以觀則知中國夷狄盛衰之由春秋經世之略矣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傳宋人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

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強能違天乎諺曰高下在心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君其待之乃止夏五月楚師將去宋申犀稽首于王之馬前曰毋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王棄言焉王不能答申叔時僕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公羊傳曰外平不書此何以書楚王圍宋軍有七日之糧爾於是使司馬子反乘堙而闚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子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爨之子反曰是何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聞君子見人之厄則矜之是以告情于子也子反曰諾勉之矣吾軍亦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揖而去之反于莊王莊王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爨之莊王曰嘻甚矣憊吾今取此而後歸爾子反曰不可臣已告之矣軍有七日之糧爾莊王怒曰吾使子往視之子曷為告之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是以告之也莊王曰諾吾猶取此而後

歸耳子反不可乃引師而去之此皆大夫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平者在下也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潞氏今潞州潞城縣杜氏註潞赤狄之別種潞氏國故稱氏子爵也○傳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為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六月癸卯晉荀林父敗狄于曲梁辛亥滅潞○胡氏曰上卿為主將而稱師者著其暴也潞嬰兒不死社稷比於中國而書爵者免嬰兒之責詞也酆舒為政而殺其君之夫人又傷其君之目則酆舒者辠之在也為晉計者執酆舒轘諸市立黎侯定潞子改紀其政則諸狄服疆域安矣今乃以其君歸何不仁之甚哉春秋所以責晉而略狄也

秦人伐晉○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傳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使王子捷殺召戴公及毛伯衛卒立召襄○杜氏註王子捷即王札子穀梁曰矯王命以殺之非忿怒相殺也故曰以王命殺也

為天下主者天也繼天者君也君之所存者命也為人臣而侵君之命而用之是不臣也為人君而失其命是不君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傾也○襄陵許氏曰拓跋魏世高歡覩張彛之變而生亂心梁世武帝在位王侯專殺政法不施遂以亂亡無惑乎周之無以令天下也

秋螽　螽公羊作蝝○案自六年至今三遇蟲災而水旱未與焉此宣公不修德節用愛人之所感也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無婁公羊作牟婁恐當從之聲之訛也杞邑○大夫相會蓋始於此

初稅畝　傳初稅畝非禮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公羊傳初者何始也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何以書譏始履畝而稅也古者什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穀梁傳古者什一藉而不稅初稅畝非正也古者三百步為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

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初税畝以公之與民為已悉矣古者公田為居井竈葱韭盡取焉○胡氏曰孟子曰耕者藉而不税則天下之農皆悦而願耕于其野矣初税畝者譏宣公廢助法而用税也初者志變法之始也其後作丘甲用田賦二猶不足皆宣公啓之也

冬蝝生 蝝螽子也滋生而將為害是以記之也

饑 宣兩書饑一在大水之後一在螽蝝之後甚言國無蓄積而民無以生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傳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案晉自不得志於楚而一意用武於狄兼并其地會書人深貶之也

夏成周宣榭火 榭公羊作謝火公穀並作災○成周者周之東都今之洛陽宣榭者廟無室曰榭杜氏以為講武屋宣王南征北伐講武於此詩所謂復會諸侯于東都因存其廟蓋古者祖有功故百世不毀也○胡

氏曰呂大臨考古圖有郳敦稱王格于宣榭是知宣王之廟也周衰貴戚擅殺大臣而天子不討王室不復中興矣人火之天所以見戒乎　秋郯伯姬來歸傳出也○胡氏曰詩記下經首春秋內女出夫人歸詳書于策所以男女之際易叙咸恒為使有國者謹於齊家之道正人倫之本也　冬大有年宣公奪嫡而立王誅不加而天災饑饉之禍屢降今年大有年亦所以記咎證常多故曰記異也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丁未蔡侯申卒○夏葬許昭公○葬蔡文公胡氏曰日卒書名赴得禮也葬不月其略在內宣公不知禮義邦交之實送終獨厚於齊而利害不切於身者皆薄其禮大則君親次則盟主又其次泰衛若滕雖赴告而不會葬考春秋之備書而宣公不謹於事上交鄰之辠見矣　六月癸卯日有食

之○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傳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於房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及斂盂高固逃歸夏會于斷道討貳也盟于卷楚辭齊人晉人執晏弱于野王執蔡朝于原執南郭偃于溫晉師還此蓋郤克怒齊之甚假同盟之禮約束諸侯共伐齊也

秋公至自會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穀梁傳其曰公弟叔肸賢之也其賢之何也宣弒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為不去也曰兄弟也何去而之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君子以是為通恩也以取貴乎春秋○泰山孫氏曰不曰公子公孫以見肸無祿而卒也○胡氏曰公子為正大夫而書卒貴也不為大夫而特書卒賢也

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傳晉侯衛世子臧伐齊至于陽穀齊侯會晉侯盟于繒以公子彊為質于晉晉師還蔡朝南鄙偃逃歸公伐杞○夏四月○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公羊傳戕鄫子于鄫者何殘賊而殺之也○范氏曰于鄫惡臣子不能距難○胡氏曰邾人蓋嘗執鄫子用之則不共戴天之世讎也既不能復又使邾人得造其國都而戕殺其君曰于鄫者所以深責鄫之臣子至此極也甲戌楚子旅卒旅穀梁作呂○公羊傳何以不書葬吳楚之君不書葬辟其號也○胡氏曰不書葬者恐民之惑而避其號蓋仲尼削之也公孫歸父如晉傳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於晉欲以晉人去之○胡氏曰宣公刻意事齊易世猶未怠也及頃公不能謹禮怒晉魯上卿而郤克當國決策討之晉方強盛

齊少懦矣於是背齊而事晉其於邦交以利為向背者也況欲以晉人去三桓夫輕於背大國易於謀大家而不知其本末未有能成而無悔者也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笙公穀並作檉○傳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嫡立庶以失大援者者仲也夫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後之人何辠子欲去之許請去之遂逐東門氏子家還及笙壇帷復命於介既復命袒括髮即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胡氏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孟莊子之孝以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也夫仁人孝子於其父之臣非有大不可赦如晉悼公於責羊五之屬必存始終進退之禮而不遽也歸父以君命出使未返而君薨在禮有執圭復命于殯之文升自西階子臣皆哭情亦戚矣宣公猶未殯而東門氏逐忍乎哉書曰歸父還自晉者已畢事之詞也至笙遂奔齊者辠成公君臣死君而忘父亟

逐之也比事以觀則見當國者有無君之心此春秋所以作不可不察也

春秋卷六